

# 修訂平劇選



## 第六集

- 悲 砂 硃 •
- 灣 河 汾 •
- 主 教 單 田 •
- 城 宛 戰 •

國立編譯館出版  
正中書局印行

訂編館譯編立國

選劇平訂修

集二十全

第一集

打漁殺家  
刺三娘教子  
打嚴嵩  
刺虎

第二集

捉放曹  
寶蓮燈  
岳家莊  
奇雙會

第三集

桑園寄子  
林冲夜奔  
一棒打雪  
南陽關

第四集

走雪山  
打鼓罵曹  
硃痕記  
武關

第五集

探寒窰  
御碑亭  
定軍山  
玉堂春

(行印續陸集各下以)

行印局書中正

## 修訂經過及其要旨

民國二十八年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劇本整理組，擬定修訂平劇計畫，初步選定平劇百種，旋又刊行「平劇選第一輯提要」及「平劇本事」，主其事者爲趙太侔君。迨民國三十一年，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與本館合併，修訂平劇劇本工作，改由本館社會組繼續辦理。迄今已經修竣七十餘種，概以組中歷年搜集之舞臺上最通行之劇本爲根據。至於坊間流行之平劇劇本，訛誤脫漏之處，不勝枚舉，僅供參考而已。

關於修訂標準，首重內容意義，凡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及違反時代意識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但爲劇界易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爲原則，同時亦不忽略其原有技術之表現。每劇弁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詳考劇中人物、地名及其與正史不相符合之處，以辨真僞，並將方言術語之未能通俗以及用典措辭之艱深費解者，一一加以說明，以供閱者參考。末並殿以修改經過，舉列原有劇詞，而略述其必須修正之理由，以明責任之所在，兼便質教於通家。

此次印行之修訂平劇選，係以四種彙成一集，各劇均經教育部審定，並曾加以實驗，故能切合實用。今後當陸續刊印，藉符補助社教發揚藝術之本旨。惟修訂平劇，困難甚

多，如何使其躋於情理兼顧善美並臻之境地，則有待於各方賢達戲劇專家之匡助，尤冀劇界人士，認真採用，以證得失，實深盼幸。

參加修訂平劇劇本工作始終其事者有：程虛白、徐筱汀、林柏年、姜作棟四君；中途調任他職者有張景蒼君；先後離館者有：吳伯威、李守珍二君。復賴歷任社會組主任梁實秋、張北海、李宜琛三君，督導進行，故獲迅觀厥成也。

## 凡例

一、修訂平劇劇本，先選定一百種，其選擇之標準以適合社會教育之意義爲主，兼顧及其藝術上之價值。

二、修訂時所根據之藍本，以坊間及舞台上最通行者爲主，求其平易可用；至於舊本、善本、及名伶祕本，蒐求匪易，多付闕如，間有所得，亦僅供參考。

三、劇情大體優良，內容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

四、平劇戲詞，率嫌俚俗，不通順處亦屬常見，均酌予修潤，但爲劇界易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爲原則。

五、每劇弁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以供閱者參考。並殿以「修改經過」，以明責任之所在，兼便質教於通家。

目次

硃砂痣 (李效厂修訂)	一
汾河灣 (吳伯威修訂)	二六
田單救主 (李效厂修訂)	五
戰宛城 (林柏年修訂)	八〇

# 硃砂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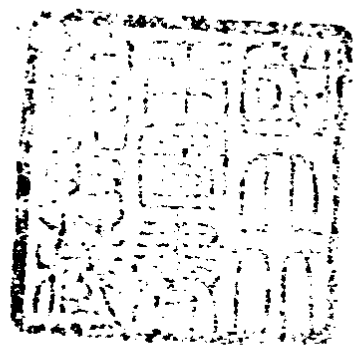
## 一 引言

硃砂痣，按劇中『金兵作亂』之語來講，應是宋朝故事，但其人物則不可考。茲將故事情節，略述如下：

韓某，性仁慈忠厚，當年曾宦成都。當其攜眷赴任時，途中正值金兵入寇，倉皇間，其妻與尚在懷抱之子，名玉印者竟被衝散。

十數年後，韓某久已卸職家居，孑然一身，老境淒涼；爲延子嗣計，乃續娶江氏女子爲妻。花燭之夜，新婦泣不可仰。詢之，始知江氏原爲有夫之婦，夫吳惠泉，以家貧，又有病，無可奈何，才出此賣妻之策。韓某聞之，意殊不忍，乃立毀婚書，並贈銀百兩，遣僕送江氏歸。其夫吳惠泉，喜極，病立愈；夫妻二人，隨即去韓府叩謝。談話間，吳知韓無子而又不願再娶，遂提議買一異鄉兒作養子，韓深然之。後惠泉就赴川討債之便，爲買一子名天賜，藉報其還妻贈銀之德；不料此子正是韓某當年失落之子玉印。

『善有善報』，爲此劇原來主旨所在；此種附有迷信色彩之思想，在舊時代，確曾發揮極大教育作用。惟今不同昔，此種陳腐之道德觀念，似可不再提倡；即提倡，恐亦難收效



果。今選此戲，却另有一種看法。

吳惠泉與江氏，本為好夫妻；江氏之被賣，是為救丈夫之貧病，此實慘絕人寰之場面！韓某既知此中底蘊，便立毀婚書；贈銀百兩，遣人送還吳家，似此偉大之同情心，及『不肯乘人之危』之高尙人格，在任何時代，俱能使人感動。所謂「助人者，人恆助之。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至韓某之子，失而復得，雖屬偶然，但亦有其必然之原因，毋庸以迷信曲解也。

## 二本劇

劇中人

韓員外	〔生〕
院子	〔雜〕
媒婆	〔丑〕
驕夫	〔雜〕
丫環	〔旦〕
江氏	〔旦〕
吳惠泉	〔生〕



金氏 [老旦]

天賜 [娃娃生]

## 第一場

韓員外 (上，笑介) 哈哈哈哈哈！(唱二黃搖板) 今夜晚前後廳燈光明亮，又誰知年半百又做

新郎！(院子媒婆兩邊上)

媒婆 (白) 新人過門庭，媒錢自然增。啓老爺！花轎到。

韓員外 (白) 搭上堂來！

媒婆 (白) 搭上堂來！

(一轎夫，一丫環引江氏上)(江氏出轎進介坐介)(轎夫下)

媒婆 (白) 小人們討賞。

韓員外 (白) 下面領賞。

媒婆 (白) 謝老爺！媒人一片苦心腸，一邊歡喜一邊傷。(下)(院子暗下)

韓員外 (白) 丫環！

丫環 (白) 有！

韓員外 (白) 掌燈，待我觀看。(唱二黃慢板) 借燈光暗地裡觀看姣娘，與前妻相貌同一樣

風光。只見她雙眉皺淚流臉上，莫不是嫌我老難配鸞凰？

江 氏 (白)不是！

韓員外 (接唱二黃原板)要穿衣錦繡衫任你選樣，要吃飯我還有白米成倉！

江 氏 (白)不是！

韓員外 (接唱二黃原板)這不是那不是難以猜想，有什麼心腹事說出商量，這又有何妨。

江 氏 (白)大老爺容稟！(唱二黃慢板)未開言不由人淚如雨降，尊一聲大老爺細聽端

詳。我丈夫染重病久臥床上，都只為少銀錢才賣妻房。我豈肯貪富貴癡心妄想，可憐我好夫妻捧打鴛鴦。望老爺開大恩將奴釋放，縱死在九泉下永感不忘。

韓員外 (白)啊！(唱二黃搖板)聽她言却還有婦隨夫唱，我豈肯拆散他恩愛鴛鴦。再不要做惡事把良心味喪，成全他夫妻義於理應當。(白)家院！

院 子 (上，白)老爺，何事？

韓員外 (白)取一百兩銀子過來！送這大娘子回去。對她丈夫言講：前番銀子不要，再贈他一百兩銀子，也好將養病體，成全這女子的名節。

院 子 (白)遵命！

韓員外 (白)大娘子你回去吧？

江 氏 (白)大老爺這婚書呢？

韓員外 (白)你這婚書噴……！

江氏 (白)正是。

韓員外 (白)要它何用，就在燈前燒化了吧。(就燈燒婚書介)

江氏 (白)多謝恩人！(唱二黃搖板)施恩德救難婦放開羅網，回家去將答報事與夫商量。(院子引江氏下)

韓員外 (唱二黃搖板)她言道因丈夫染病床上，無奈何賣了她好度時光。將他人比自己俱是一樣，我情願伴孤燈永守空房。(下)

## 第二場

吳惠泉 (上，唱二黃搖板)孤單單病奄奄悶坐床上，因家貧斷送了鳳友鸞凰！

(院子江氏同上)

江氏 (唱二黃搖板)黑夜裡蒙送我重歸故道，好一似失羣雁又來舊巢！(白)來此已是我家門首，請站一時。

院子 (白)是！

江氏 (白)丈夫開門來！

吳惠泉 (白)噯！(唱二黃搖板)猛聽得叫丈夫出言清俏，這聲音似我妻江氏多姣？

江氏 (白)開門來！

吳惠泉 (唱搖板)想是我夢魂中心神顛倒，(開門介)叫得我寒毛立膽戰魂銷。

江氏 (白)官人！

吳惠泉 (白)嘎！你怎麼回來了？

江氏 (白)只因韓老爺查明情由，不忍拆散你我夫妻；將婚書燒化，聘禮不要，又賜銀百兩，以全奴之貞節，故而差人將奴送回來了。

吳惠泉 (白)哦！有這等事！何人送你回來的？

江氏 (白)韓管家送我回來的。

吳惠泉 (白)請他進來！

江氏 (白)有請管家！

(院子進門介)

吳惠泉 (白)啊韓管家！

院子 (白)啊吳相公！

吳惠泉 (白)你家員外怎樣言講呢？

院子 (白)我家員外命我送大娘子回來，先前的聘禮不要，再與你一百兩銀子，教你好好將養病體。

吳惠泉 (白)世界之上，竟有這樣好人，難得呀難得！娘子，你我夫妻前去叩謝才是。

江氏 (白)理當如此。

院子 (白)吳相公，你是有病之人，須要保重，改日再去吧。

吳惠泉 (白)噯，我如今有了銀子，這病就好了。走哇！(唱二黃搖板)全夫婦重人倫恩當重報。(院子吳惠泉下)

江氏 (唱二黃搖板)仗大義捨資財誼比天高。(下)

### 第三場

韓員外 (上，唱二黃原板)勸世人一個個都要學好，善與惡自有那是非昭昭，想當年爲太守何等榮耀，遇兵荒妻和子無有下梢，也是我各處裏未曾尋到，倒不如隱泉林自在逍遙！(坐介看書介)

(院子吳惠泉江氏同上)

吳惠泉 (唱二黃搖板)我和你到他家雙雙跪倒，(進介跪介)

江氏 (唱二黃搖板)夫妻們特地來叩謝恩勞。

韓員外 (拋書介)(白)噫呀！(唱二黃搖板)他夫妻進門來雙雙拜倒，口聲聲稱恩公珠淚雙拋，尊二位且請起施禮還到(還禮介吳江同起介)些許事又何必掛在心梢。(白)大

娘子這是何人？

江氏 (白)這是我丈夫吳惠泉。

韓員外 (白)原來是吳相公，請坐！請坐！

吳惠泉 (白)大老爺在此，那有小人的坐位。

韓員外 (白)有話叙談，焉有不坐之理！

吳惠泉 (白)謝坐！(坐介)

韓員外 (白)大娘子，你也坐下。

江氏 (白)謝坐。(坐介)

韓員外 (白)吳相公！前番聽大娘子言道：「你染病在牀；」我不過贈你幾兩銀子，待等病體全愈，再來也還不遲，你何必這樣的周到呢？

吳惠泉 (白)大老爺有所不知，小人得了銀錢，這病曠就好了哇！

韓員外 (白)怎麼？有了銀子，你這病就好了曠？

吳惠泉 (白)正是。

韓員外 (白)如此說來，這銀子是好物件？

吳惠泉 (白)好物件！

韓員外 (白)好寶貝？

吳惠泉 (白)好寶貝！

韓員外 (碰板唱二黃原板)我救你的急，救你的難，救你的窮困。我全你的節，我全你的義，我全你的婚姻。我無子雖是我終身遺恨，我豈肯錯婚姻到後來落下了罵名。

(笑介)哈哈哈哈！

吳惠泉 (白)聽大老爺之言，敢是乏嗣無後嘆？

韓員外 (白)正是。

吳惠泉 (白)何不續娶一房，若生一子，也未可知。

韓員外 (白)這續娶嘆……偌大年紀，也就不便了。

吳惠泉 (白)既然如此，何不買上一個孩兒，將來也好有靠哇？

韓員外 (白)近處的小孩子，有些不便，除非遠方買來倒可！

吳惠泉 (白)此事小人我辦得來！

韓員外 (白)怎麼吳大哥你辦得來？

吳惠泉 (白)小人前在四川貿易，有些賬目不曾收齊；如今蒙恩人賜給資本，目下就要起身前往，倘有合式的孩童，買來一個，送與恩人，以表我夫妻感謝之心。

韓員外 (白)如此倒要奉懇奉懇！

吳惠泉 (白)娘子，你我辭別恩人，回去了吧。

江氏 (白)是！

韓員外 (白)不遠送了。

吳惠泉 (唱二黃搖板)韓員外待我的恩如山海，(下)

江氏 (唱二黃搖板)到四川買一子報答恩來。(下)

韓員外 (唱二黃搖板)救人急濟人危遵古訓教，他夫妻親登門叩謝恩勞。又言道買一子將我答報，這件事倒教我喜上眉梢。(下)

#### 第四場

金氏 (上引)只說養兒得濟，誰知到老養兒。(白)老身，權在經之妻金氏。自從那年金兵作亂，中途拾得一子，取名天賜，撫養他長大，指望他養老；誰知丈夫去世，家業漸漸凋零，此子今年一十三歲了，讀書之外，那裡辦得一件事情？還是全靠老身養活於他！我今老邁，自身難保，倒不如將他賣了，換得幾兩銀子，且作我養老之費。我兒那裡？

天賜 (上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金氏 (白)讀書高，讀書高，家業一旦消；米亦無錢買，柴也沒得燒。想喝一口清涼水，還要老身自己挑！



天賜 (白)候兒成人，金榜把名標。

金氏 (白)候你成人，老娘早死了。

天賜 (白)母親放心，等兒長大成人，要做了官，你就是太夫人了。

金氏 (白)好大的口氣！我對你言講：如今連年荒旱，母子難度光陰；我有意將你賣到

大戶人家，你也有了安身之處，我有了銀錢，也就能得活命了。

天賜 (白)孩兒我却不肯。

金氏 (白)我對你實說了吧：你不是我親生之子；只因那年，金兵作亂，四月初八日，在青州路上，將你拾了來的。

天賜 (白)你不是我的親娘？(哭介)哎呀！我的親娘啊！

金氏 (白)哎呀！才說我不是他的親娘，他立刻就要他的親娘。我如今不賣了他，等他長大成人，他還要賣了我呢！啊，孩子不必啼哭，坐在地下，爲娘有幾句言語，你且聽了！(唱二黃慢板)農人家無非是耕田種地，全仗着多辛苦吃飯穿衣。讀詩書千萬卷難當柴米，可憐我終日裡挨餓忍飢。

天賜 (唱二黃原板)休道我讀詩書不能種地，你孩兒一心要金榜名題。且等我羽毛乾鵬飛萬里，那時節戴烏紗身穿紫衣。

金氏 (唱二黃原板)說什麼羽毛乾鵬程萬里，看起來只怕你牛馬不及。就是我親生子也

難養你，到如今爲貧寒母子分離。天賜兒隨定娘將門緊閉，霎時間母子們各奔東西，（與玉印同下）

## 第五場

吳惠泉（上唱二黃搖板）行一程又一程忙往家奔，買一子送恩人方稱我心。（白）在下吳惠泉，蒙恩人韓員外助我銀兩，才得來到四川，討取賬目；且喜賬目收齊，不免轉回家鄉。只是未能與恩公買得一子，只好在途中多多留心在意便了。（唱二黃搖板）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雖然在外風光好，還有思家一片心。

金氏（內白）走啊！（同玉印上）（唱二黃搖板）都只爲家貧窮謀生無力，從今後母子們兩下分離！（白）賣兒子！賣兒子！

吳惠泉（白）你這媽媽，手拿草標，還是人賣草，還是草賣人？

金氏（白）人賣草能值幾何？自然是草賣人。

吳惠泉（白）賣的是哪一個？

金氏（白）賣的就是這個孩子。

吳惠泉（白）這孩童是媽媽的什麼人？

金氏（白）乃是我的兒子。

吳惠泉 (白)多大年紀？

金氏 (白)一十三歲。

吳惠泉 (白)老媽媽這大年紀，那有一十三歲的兒子？

金氏 (白)他不是我親生之子。

吳惠泉 (白)哦！如此要賣多少銀子？

金氏 (白)請問客官：買他回去，還是爲子，還是爲僕？

吳惠泉 (白)自然是爲子。

金氏 (白)既然是爲子，我只要五十兩銀子。

吳惠泉 (白)如數付你。(取銀付金氏介)媽媽！這是五十兩銀子，請你收下。如有什麼言

語，趁此吩咐他幾句，我們就要趕路了。

金氏 (白)是！是！請問客官；家中可有大娘？

吳惠泉 (白)有大娘。

金氏 (白)回去拜上大娘，就說此子雖非老身親生，也是老身撫養。日後倘有過錯，當打者，罵上他幾句，當罵者，勸說他幾句，也就是了。

吳惠泉 (白)是！

金氏 (白)天賜我兒！你去到那裡，不同在爲娘膝下；他那裡打你；你也要忍受，他那

裡罵你，你也要忍受。爲娘一言你且聽了！（唱二黃搖板）每日裡必須要遲眠早起，孝雙親聽教訓莫要頑皮。勤讀書圖上進休貪嬉戲，莫掛念爲娘我無靠無依。

（白）噯，兒啊！（接唱搖板）要相逢除非是南柯夢裡。

天賜（白）母親請上，受兒一拜！（唱搖板）不由人心悲痛珠淚雙滴！

吳惠泉（白）走了！走了！（拉天賜同下）

金氏（白）天賜我兒，我的兒啊！（唱二黃搖板）我兒一去無蹤影，怎不教人痛傷情！

（白）噯呀且住！我老糊塗了！我如今將他賣了，是那一個養我的老？送我的終？待我叫他回來。噯，客官！請回來！我的兒子是不賣的，銀子還了你！啊，客官請回來呀！我的兒子是不賣的！銀子還了你！噯呀好銀子！噯呀好兒子！噯，看在銀子的分上，將他賣了吧！噯，兒啊！（哭介）（下）

## 第六場

韓員外（上唱二黃搖板）歎光陰去不歸無限煩悶，不覺得人已老兩鬢如銀。清閑時讀古書身體倦困，可嘆我韓門中缺少後根。（吳惠泉引天賜上）

吳惠泉（唱二黃搖板）一路上看青山綠水長流，將此子獻恩人方趁心頭。（白）小相公，來此已是，少站片時。

天 賜 (白)是！

吳惠泉 (進見韓員外介)(白)參見大老爺！

韓員外 (白)原來是吳大哥，請坐！請坐！

吳惠泉 (白)謝坐！

韓員外 (白)你是幾時回來的？

吳惠泉 (白)今日回來的。

韓員外 (白)今番討取賬目，必定是發了財了！

吳惠泉 (白)託大老爺的洪福！告便！

韓員外 (白)請便！

吳惠泉 (外出介)(白)小相公隨我來！

天 賜 (白)是！(隨吳惠泉進介)

吳惠泉 (白)過來見過大老爺！

天 賜 (白)參見大老爺！

韓員外 (白)罷了，罷了！一旁坐下！

天 賜 (白)大老爺在此，那有晚生的座位。

韓員外 (白)不妨事，你只管坐下！

吳惠泉 (白)是喇，大老爺教你坐，你只管坐下。

天賜 (白)謝坐！

韓員外 (笑介)哈哈哈哈哈！(白)曖，吳大哥，看這孩童，小小年紀，頗知禮儀呀！

吳惠泉 (白)這是他父母教訓得好。

韓員外 (白)是啊！小孩子原要他爹娘教訓。

吳惠泉 (白)是。

韓員外 (白)這孩童是那裡來的？

吳惠泉 (白)是我買了來的。

韓員外 (白)你買他還是爲子？還是爲僕呢？

吳惠泉 (白)乃是送與大老爺的。

韓員外 (白)怎麼，你是送與我的？

吳惠泉 (白)正是！

韓員外 (笑介)(白)吳大哥，你真正是言而有信哪！(唱二黃平板)吳大哥真真是言而有信，你與我謀後代不辭辛勤。感謝你這好意情深義盡，過一日我必當叩謝登門。

(笑介)哈哈哈哈哈！(白)我如今有了兒子，我是不發愁的了！請問吳大哥，此子是多少銀子買的？待我如數奉上。

吳惠泉 (白)大老爺何出此言，我夫妻二人，縱然粉身碎骨，也難報洪恩之萬一也！

韓員外 (白)如此，破費你了！

吳惠泉 (白)當得效勞！

韓員外 (白)吳大哥離家日久，恐大娘子在家情念，你請回去罷！

吳惠泉 (白)遵命。

韓員外 (白)改日我父子還要登門叩謝！

吳惠泉 (白)豈敢！豈敢！

韓員外 (白)兒啊，送過你吳大爺。

天 賜 (白)送過吳大爺！

吳惠泉 (白)這倒不消，你在家中，好好聽你爹爹教訓，我要去了！

韓員外 (白)吳大哥轉來！

吳惠泉 (白)何事？

韓員外 (白)改日我父子登門叩謝，一定要來的！

吳惠泉 (白)這就不敢！

韓員外 (白)一定要來的！

吳惠泉 (白)這就不敢！啊，大老爺請轉！

韓員外 (白)何事？

吳惠泉 (白)改日我夫妻二人，定來登門賀喜。

韓員外 (白)這就不敢！

吳惠泉 (白)一定要來的！

韓員外 (白)這就不敢！啊，吳大哥轉來！

吳惠泉 (白)大老爺，還有何事？

韓員外 (白)這……無有了！(與吳惠泉同笑介)哈哈哈哈哈！(吳惠泉下)

天賜 (白)爹爹！

韓員外 (白)喂！(笑介)哈哈哈哈哈！(白)隨爲父的進來(與天賜同進介)一旁坐下。

天賜 (白)謝坐！

韓員外 (白)待爲父細看一回！(唱二黃原板)我的兒須從容一旁坐定，看像貌並非是平常之人，只見他生得來五官端正，在家中可讀書細說分明。

天賜 (白)孩兒在家，也曾讀過詩書，只是未遇高明先生指教。

韓員外 (白)哦！(唱二黃原板)他出言有分寸聰明靈敏，看起來他不是貧賤出身。兒父母年多大在與不在？因何故將姣兒賣與他人？

天賜 (白)我爹爹已於五年前死了。我母親今年七十三歲，孩兒今年一十三歲。只因家



業凋零，故將孩兒賣於他人。

韓員外

(白) 噫！(唱二黃原板) 這其間又盤出許多疑問，那有個花甲後又產姣生！(白) 兒啊！(唱原板) 想必是他一家將你朦混，兒必定不是她自己所生。

天賜

(白) 孩兒想起來了。

韓員外

(白) 想起什麼來了？

天賜

(白) 那日我母親賣我之時，孩兒依依不捨，她會說我不是她親生之子，乃是那年金兵作亂，四月初八日，在青州路上拾來的。

韓員外

(笑介) 哈哈哈哈哈！(唱二黃原板) 聽他言不由人暗自思忖，猛然間想起了當年原因。龍飛年五十歲成都上任，四月裡初八日路遇賊兵。親生子還在他娘懷抱定，遭不幸被衝散無處找尋。我料他必然是我兒玉印，半像我半像妻不差毫分。我這裡取菱花(註一)把形相細品，(照鏡介)(轉唱搖板)舉動間與我是一樣神情！(白)我那親生孩兒，左脚之上，有硃砂紅痣，你可有噴？

天賜

(白) 孩兒有的！

韓員外

(白) 脫將下來，與爲父觀看！

天賜

(白) 遵命！(脫鞋襪與韓員外看介)

韓員外

(白) 兒啊！(唱二黃搖板) 你是我親生兒名叫玉印，遇賊兵失散了一十二春。爲姣

兒我不做官告歸鄉井，不料想父子們弄假成真！

天 賜 (白) 爹爹，我母親那裡去了？

韓員外 (白) 你母親命喪東平。

天 賜 (哭介) (白) 哎呀母親啊！

韓員外 (白) 兒啊，不必啼哭，已命人前去搬取靈柩去了。

天 賜 (白) 爹爹！孩兒欲將那老媽媽接來，同享榮華富貴，不知爹爹意下如何？

韓員外 (白) 好！待爲父明日差人前去。正是：北去南來西復東，誰知今日巧相逢。父子重把菱花照，只恐相逢在夢中。

天 賜 (白) 爹爹！青天白日，不是作夢。

韓員外 (白) 不是作夢？當真？

天 賜 (白) 當真！

韓員外 (白) 果然？

天 賜 (白) 果然！

韓員外 (笑介) 哈哈哈哈哈！(白) 我兒！隨爲父的來呀！(同下) (完)

【註釋】

(註一) 菱花 就是鏡子。趙飛燕外傳：「飛燕始加大號嬪好，奏上三十六物以賀，有七尺菱花鏡一奩。」楊達

明妃怨詩：「匣中橫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

### 三 修改經過

此劇字句改動較多；因本劇之主旨，在於「報應循環，天理昭彰」，故隨處表現迷信之色彩。茲將改動處略舉於下：

第一場，江氏唱，原爲：「……奴丈夫染沉疴久臥牀上，因此上少銀錢變賣妻房。我豈肯貪富貴痴心妄想，可憐我好夫妻兩下離分。大老爺開大恩將奴釋放，縱死在九泉下眼目不忘」。字句多未妥，已修改如詞。

下接，韓員外唱，原爲：「聽她言伊現有婦隨夫唱，怎爲我兩下裡拆散鴛鴦。再不要作惡事天在頭上，自情願伴孤燈永守空房」。已修改如詞。

同場，江氏唱，原爲：「積陰功救難婦放開羅網，回家去同丈夫報答商量」。已改爲：「施恩德救難婦放開羅網，回家去將報答事與夫商量」。

下接，韓員外唱，原爲「她言道本丈夫染病牀上，因此上賣了她好度時光。將他人比自己俱是一樣，善與惡自有那天理昭彰」。已改爲：「她言道因丈夫染病牀上，無奈何賣了她好度時光。將他人比自己俱是一樣（原句），我情願伴孤燈永守空房」。

第二場吳惠泉唱：原爲「這聲音似我妻江氏多姣，叫得我寒毛凜膽戰魂消」。已改

爲：『想是我夢魂中心神顛倒，叫得我寒毛立膽戰魂銷』。

同場，吳惠泉白，原爲：『世界之上，那有這樣好人，謝天謝地』！江氏白：『當謝天地』！已改爲：『世界之上，竟有這樣好人，難得呀，難得！娘子！你我夫妻，前去叩謝才是！』江氏白：『理當如此！』

下接，吳惠泉唱，原爲：『全夫婦正人倫恩當重報』，江氏接唱：『仗大義捨資財送婦歸巢』。吳惠泉唱已改爲：『全夫婦重人倫恩當重報』，江氏接唱：『仗大義捨資財誼比天高』。

第三場，韓員外唱，原爲：『勸世人一個個都要學好，善與惡自有那天理昭昭。……也是我前世裡未曾修到，世界事全不問自道自遙』。已改爲：『勸世人一個個都要學好（原句）善與惡自有那是非昭昭，想當年爲太守何等榮耀，遇兵荒妻和子無有下梢，也是我各處裏未曾尋到，到不如隱泉林自在逍遙』！

下接，吳惠泉唱，原爲：『我夫妻到他家雙膝跪倒』，已改爲：『我和你到他家雙雙跪倒』。

下接，韓員外唱，原爲：『我救人的急，全人的危，遵古訓教，此小事何須要禮順和調。尊二位將請（或爲『請將』之誤，但亦不甚通順），起施禮還到，全大節全忠義遵古天條』。（戲考詞）已改爲：『他夫妻進門來雙雙拜倒，口聲聲稱恩公珠淚雙拋，尊二位且

請起施禮還到，些許事又何必掛在心梢。

同場，韓員外唱，原爲：『……我無子原是我前生造定，』已改爲：『我無子雖是我終身遺恨』。

稍後，韓員外白，原爲：『子孫之事，前生造定，若是再娶，也就不必了』。已改爲：『這續娶嘆……偌大年紀，也就不便了！』。

三場末，韓員外唱，原爲：『……我無子前世裡未曾修到，作惡人縱有子枉費心勞』。已改爲：『他言說買一子將我答報，這件事到教我喜上眉梢』。

第四場，金氏唱，原爲：『農人家總只在耕田種地，全靠着用力氣當家穿衣。……我看你這小娃難以成器』。已改爲：『農人家無非是耕田種地，全仗着多辛苦吃飯穿衣。……可憐我終日裡挨餓忍飢』。

第五場，吳惠泉既已買得天賜，將要帶走之時，對金氏白：『媽媽，這是五十兩銀子。你母子分別分別，我們要趕路了！』金氏曰：『是！是！請問客官，家中可有大娘』。吳惠泉白：『有大娘』。金氏曰『回去拜上大娘，就說這個孩童，不是我所生，就我撫養的，當打者，罵他幾句；當罵者，說他幾句』。茲改爲：

吳惠泉（白）媽媽！這是五十兩銀子，請你收下。如有什麼言語，趁此時吩咐他幾句，我們就要趕路了。

金氏（白）是！是！請問客官：家中可有大娘？

吳惠泉（白）有大娘。

金氏（白）回去拜上大娘，就說此子雖非老身親生，也是老身撫養，日後倘有過

錯，當打者，罵上他幾句；當罵者，勸說他幾句，也就是了。

同場，金氏囑咐天賜時唱詞，原爲：『每日裡必須要遲眠早起，切莫要貪頑耍，孝順父母。勤學業圖上進休與人戲，莫要學在我處嬌養性兒。（京劇大觀作「莫要學在我處嬌性頑皮」）。已改爲：『每日裡必須要遲眠早起（原句），孝雙親聽教訓莫要頑皮。勤讀書圖上進休貪嬉戲，莫掛念爲娘我無靠無依』。

同場，韓員外唱，原爲：『他說話有分寸智慧聰明，倒像個宦家子不差毫分，可記得是何年月日生辰？將八字細說與兒推論！（此據戲典：京劇大觀及戲考均作「有問你何年月何日降生，快說來好將你八字推評」已改爲：『他出言有分寸聰明靈敏，看起來他不是貧賤出身。兒父母年多大在與不在？因何故將姣兒賣與他人？』

同場，韓員外唱，原爲：『照這樣說起來越說越近，想起了當年事越發是真。龍飛年五十歲成都上任，四月裡初八日路遇賊兵。親生子還在那娘懷抱定，恨賊匪來衝散失落埃塵。我看他好一似韓門真種，半像我半像妻不差毫分。（此劇戲考戲典及京劇大觀無以上二句）我這裡取菱花照照相品，舉動間與我是骨肉有情（此據戲典，戲考及京劇大觀作

「兒啊，半像我半像妻不差毫分」已改爲：「聽他言不由人暗自思忖，猛然間想起了當年原因，龍飛年五十歲成都上任，四月裡初八日路遇賊兵。親生子還在他娘懷抱定，遭不幸被衝散無處找尋。我料他必然是我兒玉印，半像我半像妻不差毫分（原句）。我這裡取菱花把形相細品，舉動間與我是一樣神情」。

稍後，韓員外唱，戲典詞原爲：「親生子再相逢三生有幸，這才是老天爺弄假成真。你是我親生子名叫玉印，遇兵荒遭失散十有二春。爲姣兒不做官告歸故井，夢不想天保祐枯木逢春。」京劇大觀及戲考詞則爲：「你是我親生子名叫玉印，遇兵荒遭失散一十二春。爲姣兒只盼得咽喉氣梗，爲姣兒晝夜裏睡臥不寧。爲姣兒不做官告歸故井，這才是老天爺弄假成真」。已改爲：「你是我親生兒名叫玉印，遇賊兵失散了一十二春。爲姣兒我不做官告歸鄉井，不料想父子們弄假成真！」

修改此劇，計參攷戲典，戲考，京劇大觀，及名伶唱詞等。

## 汾河灣

### 一 引言

唐朝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時父母雙亡，貧無所歸，備於柳家村柳員外家。員外有女迎春，見仁貴儀表俊偉而遭際貧苦，甚加憐愛。一日大雪，乘仁貴睡熟，迎春暗以己之紅棉衣覆仁貴禦寒。後被員外發現，大怒，欲殺其女。迎春乃與仁貴偕逃。一時無歸，寓破窰內。

時朝廷欲平高麗之亂，各處招兵。仁貴乃投軍東征，歷十餘年，建立殊勳，封爲平遼王，乃返里探妻。

行近鄉里，仁貴屏去從人，喬裝單騎而前。至汾河灣，見一少年打雁，本事非凡，仁貴甚加讚賞。忽然山中撲來一虎，仁貴急開弓射虎，不料失手將少年射死，虎亦逸去。少年爲仁貴子名丁山，乃其投軍去後半載所生。

仁貴闖禍，急上馬前行。至村首舊居之前，見一婦人頗似迎春，問之果然。仁貴故作調笑，以試其節，然後相認。悲喜交集。迎春打掃後窰，以便仁貴安歇。仁貴發現男鞋一隻，大疑，怒喚迎春，欲殺之。迎春追詢其故，告以有子丁山，前往汾河打雁。仁貴聞



之，大驚；詢丁山裝飾，始知失手射死者乃己子也。夫妻大痛，共往尋屍，劇遂告終。

汾河灣之劇情如上；以下試一追溯其來源。

舊唐書薛仁貴傳叙仁貴的功業甚詳，很少涉及其私生活，新唐書薛仁貴傳說：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

從這幾句我們可知道（一）仁貴父母早故。（二）仁貴貧賤，以田爲業。（三）仁貴妻姓柳。但也只此三點。此外從新舊唐書均可知仁貴子名納字慎言。——正史中汾河灣之依據，僅此而已。

元曲選有薛仁貴榮歸故里雜劇，劇凡四折一楔子。楔子叙仁貴投軍辭家，第一折叙高麗王遣葛蘇文興兵寇唐，中間略去征東，接叙凱旋後張士貴與仁貴爭功，第二折叙仁貴做還鄉夢及徐茂公賜女爲妻。第三折叙仁貴榮歸。第四折叙仁貴父子夫妻大團圓及全家受封贈。——劇中仁貴去家十年，封平遼公，父母俱在，新娶徐茂公女兒爲妻……與今汾河灣頗少相似之處，但與山西梆子本仁貴回窰則畧同。而山西梆子本即今平劇本之前身，由此而知今之汾河灣，對於元劇薛仁貴榮歸故里多少有承襲的關係。（元劇平遼公，今劇山西梆子陝西梆子本均作平遼國公；徽劇平劇則作平遼王；薛禮征東小說亦作平遼王。平遼國公平遼王當都是沿襲元劇而來。若據新舊唐書，仁貴征高麗後，官封游擊將軍，尋遷右領軍郎將。其次，元劇謂仁貴納徐茂公之女爲妻，山西陝西梆子謂仁貴奉唐王命配木池公

主，當亦沿襲元劇。薛禮征東小說亦謂仁貴榮歸後，納樊繡花爲妾。惟平劇已將此節取消。

汾河灣一劇，真正藍本應是薛禮征東小說。征東多神怪迷信荒誕不經之處，但在民間却甚流行；或因其爲英雄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作品，合乎大衆胃口，其中第四回「大王莊仁貴落魄，憐勇士金花贈衣」，第五回「老員外怨恨害女，柳大洪設計救妹」，第六回「富女逃難賴乳母，窮漢有幸配淑女」，第四十一回「平遼王建造王府，射惡怪誤傷嬰兒」，均爲是劇所本，但也有許多變動。

汾河灣一劇，大概梆子本早出；作者以征東及元劇爲據，參以民間傳說與己意。徽劇次出；作者以征東與梆子本爲據，參以民間傳說而畧加更動。平劇本，則爲融合梆子徽劇兩種本子，重加整理而成。劇之組織，文辭，大體，比較進步，缺點仍多。

在征東小說中：仁貴出外共十二年。妻名柳金花。子丁山女金蓮爲雙生。住寒窰者柳氏母子三人以外，當有柳氏的乳母。打雁的地點是丁山（山名）下面。到了劇中：仁貴出外變爲十八年，隱去金蓮與乳母。柳氏在山西陝西梆子中名英環，在徽劇名寅春，在平劇爲迎春。打雁地點在徽劇爲橫河，此外都作汾河。可見小說與劇本間，或各地方劇間，均有出入。但如仁貴落魄，招親，投軍，征東，封官，返里，射子，戲妻，諸大節目，則爲一致。所以仍可看出殊途而同歸的關係。

汾河灣一劇，流行甚廣。薛仁貴立志投軍，忠勇報國，富貴不忘故妻，值得讚美。柳迎春擇人不計較財富與地位，堅苦守節，歷久不變；亦很可取。吾人如記取劇中人所處的是什麼時代，對此劇的瞭解當更多。至此劇之結構的嚴整，對白的緊湊機巧，均爲人所共賞。

## 二本劇

劇中人

柳迎春

〔青衣〕

薛丁山

〔娃娃生〕

薛仁貴

〔老生〕

## 第一場

柳迎春（上念引子）兒夫投軍無音信，盼斷肝腸兩淚淋。（念詩）兒夫去投軍，杳無信和音，寒窰生一子，打雁度光陰。（白）奴家柳氏迎春。配夫薛禮。是他出外投軍一十八載，渺無音信回來。自他去後三月，我在寒窰，產生一子，取名丁山。今年一十七歲。每日在汾河灣前打些魚雁，母子藉以度日。看……今日天氣晴和，不

免喚他前去打雁便了。啊！丁山哪裡？

薛丁山（上念）我父去求官，一去十八年。寒窯生下我，取名叫丁山。（進介白）參見母親。

柳迎春（白）罷了。一旁坐下。

薛丁山（白）孩兒告坐。（坐介）母親將孩兒喚將出來，有何訓教？

柳迎春（白）兒呀！看今日天氣晴和，喚出我兒去到汾河灣前打雁，母子也好度日呀。

薛丁山（白）孩兒不去了。

柳迎春（白）爲何不去？

薛丁山（白）孩兒清晨起來，心神不爽，故而不去了。

柳迎春（白）哼！小小年紀說什麼心神不爽。娘有一言，兒且聽了！（唱西皮原板）兒的父投軍無音信，全仗兒打雁奉養娘親。（取弓彈介）將弓彈和魚鏢（註一）與兒拏定，莫等到紅日落兒要早早回程。

薛丁山（唱西皮搖板）辭別母親出密門。汾河灣前走一程。（下）

柳迎春（白）兒要早去早回。（唱西皮散板）一見姣兒出密門，不由爲娘掛在心。將身且把密門來進。但願得了山兒早早回程。（下）

## 第二場

薛丁山（上唱西皮散板）寒竄領了母親命。汾河灣前把雁尋。彈打，（打雁介）彈打南來當

頭雁。槍挑（挑魚介）槍挑魚兒水浪分。耳旁聽得鸞鈴震，那旁來了一軍入。

薛仁貴（註二）（內白）馬來！（上唱西皮散板）催馬來在汾河（註三）灣。見一頑童打彈丸。

彈打，（丁山打雁介）彈打南來當頭雁。槍挑，（丁山挑魚介）槍挑魚兒水浪翻。翻身下了馬雕鞍。（下馬介）再與頑童把話言。（白）那一頑童在此做甚？

薛丁山（白）在此打雁。

薛仁貴（白）但不知你這一彈上去，能打幾隻雁兒？

薛丁山（白）俺這一彈上去，能打雙雁落地。

薛仁貴（白）我却不信。

薛丁山（白）打來你看。

薛仁貴（白）你且打來。

薛丁山（白）軍爺站定了！（唱西皮搖板）軍爺不信抬頭看，（打雁介）彈打雙雁落平川。

薛仁貴（背白）哦喝呀！看這一頑童，小小年紀，竟有偌大本領，不免將他收在身旁，日後也好做一膀臂。（向丁山介）這一頑童！你這一彈上去，能打雙雁落地，不足為

奇！爲軍一彈，能打三隻雁兒。

薛丁山 (白)你若能打三雁落地，俺便拜你爲師。

薛仁貴 (白)借弓彈一用。(接弓彈介)(虎形上)哎呀且住！南山之上下來一隻猛虎，有傷害頑童之意，且喜身旁帶有袖箭，不免賞他一箭。(摸袖箭介)呔頑童閃開，看箭！(射虎介)(丁山中箭介下，虎形亦下)哎呀且住，實指望一箭將虎驚走，不想一時失手，誤傷頑童性命。是非之地，不可久停，待我拉馬走去。(掃頭下)

### 第三場

柳迎春 (內唱西皮倒板)姣兒打雁無音信。(上唱西皮慢板)到叫我一陣陣坐臥不寧。我這裡出窰外把姣兒喚定。(向上場門喚介白)啊，丁山兒！天色不早，快些回來吧！(向下場門喚介)啊，快些回來吧！(歸中間介)這個奴才往那裡去了？(接唱)爲什麼紅日落不見姣兒回程。(坐介)

薛仁貴 (內白)馬來！(上唱西皮流水)適纔離了汾河濱，一馬兒來在柳家村，勒住絲韁來觀定。(看介)(接唱)見一位大嫂坐窰門。布衣荆釵多齊整，好似我妻柳迎春，翻身下了馬能行。(下馬介)再與大嫂把話云。(白)大嫂請來見禮！(施禮介)

柳迎春 (白)哦！還禮。(拜介)軍爺敢莫是迷路途麼？

薛仁貴 (白)陽關大道，焉有失迷路途之理，我乃是我名問姓的呀。

柳迎春 (白)但不知問的是那一家呢？

薛仁貴 (白)問的是柳家村。

柳迎春 (白)軍爺你來看！這前面也是柳家村，此處也是柳家村，但不知你問的是哪一家呢？

薛仁貴 (白)有一柳氏迎春，大嫂你可知麼？

柳迎春 (白)柳迎春嘆……

薛仁貴 (白)正是。

柳迎春 (白)軍爺問他作甚？

薛仁貴 (白)大嫂有所不知。我與他丈夫同營吃糧，託我帶來萬金家書，故而動問。

柳迎春 (白)啊！軍爺！我與他家相隔不遠，軍爺將書信交付與我，帶與那柳迎春，也就

薛仁貴 (白)我那薛大哥言道，千里寄書，須要面交本人。

柳迎春 (白)本人不見呢？

薛仁貴 (白)原書帶回。

柳迎春 (白)軍爺請少待。(背弓介)哎呀且住！想我兒夫離家一十八載，今日纔有書信回

來，本當上前接收，怎奈衣衫襤褸。這這便怎麼處？（想介）唔，我自自道理。（向仁貴介）啊！軍爺！打個啞謎你可曉得？

薛仁貴（白）畧知一二。

柳迎春（白）你看這遠……

薛仁貴（白）遠看無人。

柳迎春（白）近覷……

薛仁貴（白）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麼？

柳迎春（白）不敢，仁貴之寒妻呀。

薛仁貴（白）哎呀呀，原來是薛大嫂。來來來重見一禮。（拜介）

柳迎春（白）方纔見過禮了。

薛仁貴（白）有道是禮多人不怪呀！

柳迎春（白）好一個禮多人不怪。拿來！

薛仁貴（白）拿什麼呀？

柳迎春（白）拿書信來呀！

薛仁貴（白）我也告便。

柳迎春（白）請便。



薛仁貴 (背白) 哎呀且住！想我仁貴離家一十八載，不知她的貞節如何；趁此四下無人，不免調戲她一番。啊大嫂！我對你實說了罷。我那薛大哥在軍營之中，借了我幾十兩銀子，久借不還，故而將大嫂你賣與我了。

柳迎春 (白) 怎麼！將我賣與你了？

薛仁貴 (白) 正是。

柳迎春 (白) 有何爲證？

薛仁貴 (白) 現有婚書爲證。

柳迎春 (白) 拿來我看。

薛仁貴 (白) 慢來慢來！大嫂正在氣惱之間。婚書到你手中，將牠扯碎，爲軍的豈不落個人財兩空嘆？

柳迎春 (白) 依你之見呢？

薛仁貴 (白) 去到前村，找上三老四少，同拆同觀。

柳迎春 (白) 此話當真？

薛仁貴 (白) 當真。

柳迎春 (白) 果然？

薛仁貴 (白) 哪個騙你不成？

柳迎春 (唱哭頭)啊……恨心的夫啊!(唱西皮快板)心中只把夫怨恨，不該把奴賣與人，嚇的我無主心不定。(想介白)軍爺那旁有人來了。

薛仁貴 (白)在哪裡？

柳迎春 (進窰關門介接唱)急忙關上寒窰門。

薛仁貴 (白)妻呀!(唱西皮搖板)柳氏不必膽怕驚，我是仁貴轉回程。

柳迎春 (白)哇!(唱快板)先前說是當軍人，如今又說夫回程。說得明來重相認，說不明來罪非輕。

薛仁貴 (白)賢妻聽了!(唱西皮倒板)家住絳州縣龍門〔註四〕。(西皮原板)薛仁貴好命苦無親無鄰。幼年間父早亡母又喪命，撇下了仁貴無處身存。常言道姻緣一線引，柳家村上招了親。你的父嫌貧心太狠，將你我二人趕出了門庭。夫妻們雙雙(轉快板)無投奔，破瓦寒窰暫存身。每日裡窰中苦難盡，無奈何立志去投軍。結交了弟兄們周青等，跨海征東把賊平。幸喜得狼烟齊掃盡，保定聖駕轉回京。前三日修下辭王本，特地回來探望柳迎春。我的妻若還不肯信，來來來，算一算；連來帶去十八春。

柳迎春 (白)呀。(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來喜不盡，果然兒夫轉回程。開開窰門重相認。(開門看介白)啊!薛郎!

薛仁貴 (白)柳氏！(進窻介)

柳迎春 (接唱)好似枯木又逢春。(同坐介)(白)薛郎你可好啊？

薛仁貴 (白)我好，柳氏你可好？

柳迎春 (白)我(勉強的)也好！

薛仁貴 (白)好，便好！(拂鬚介)

柳迎春 (白)薛郎，幾載不見，你的鬚鬚也長(音掌)了哇！

薛仁貴 (白)你的容顏曠也不似先前了。這纔是「少年子弟江湖老」。

柳迎春 (白)「紅粉佳人白了頭」。

薛仁貴 (白)如此說來，彼此！

柳迎春 (白)一樣。

薛仁貴 (白)這……

柳迎春 (白)嘎……(同笑介)啊薛郎！臨行之時，你有幾句言語，可還記得麼？

薛仁貴 (白)什麼言語，我倒忘懷了。

柳迎春 (白)是你言道：此番前去投軍，不做官就不回來見我。如今回來，想必是做了官

了哇？

薛仁貴 (白)咳！是我投軍的時節，早去三日也好，晚去三日也妙哇。

柳迎春 (白)不遲不早，是剛剛的湊巧。

薛仁貴 (白)湊巧倒也湊巧，不過是做了一名馬頭軍。

柳迎春 (白)這馬頭軍有多大的前程呢？

薛仁貴 (白)這馬頭軍的前程麼，大得很哪！

柳迎春 (白)但不知有多少品呢？

薛仁貴 (白)若論品級麼，倒有七八十來品呢！

柳迎春 (笑介白)哎呀呀！我兒夫不做官，便不做官。一做官麼，就有七八十來品呢！

(薛暗笑介)啊，薛郎！但不知這馬頭軍管些什麼？

薛仁貴 (白)我當年在家的時節，管些什麼呀？

柳迎春 (白)乃是與人家看馬。

薛仁貴 (白)如今嘆……我還是與人家看馬呀！

柳迎春 (怒介白)怎麼，你還是與人家看馬麼？

薛仁貴 (白)與在家的時節一樣啊！

柳迎春 (坐氣介白)唔！有心胸！

薛仁貴 (白)本來的有心胸。

柳迎春 (白)有志氣！

薛仁貴 (白)我這志氣還小麼？

柳迎春 (白)哎呀天哪！只望兒夫做官回來，改換門庭。不想他還是與人家看馬。想我柳迎春好不命苦哇！

薛仁貴 (白)噯！我不回來，成天盼我回來，如今回得家來，就是這樣吵吵鬧鬧。哎呀！我在家住上三天兩日，還是出外呀。(移坐假氣介。互看介。做神介。)

柳迎春 (白)啊薛郎！我來問你，我公婆死後葬埋在何處？

薛仁貴 (白)葬埋在龍頭山。

柳迎春 (白)依我看來，不叫龍頭山。

薛仁貴 (白)叫做什麼山呢？

柳迎春 (白)要叫「馬頭山」。

薛仁貴 (白)何謂「馬頭山」？

柳迎春 (白)你想啊。你先前在家的時節，是與人看馬；如今出外一十八載，還是與人看馬；豈不是「馬頭山」麼？這也是你們家裡的風水駱。

薛仁貴 (白)噯！還是龍頭山。

柳迎春 (白)「馬頭山」。

薛仁貴 (白)「龍頭山」。

柳迎春 (白)「馬頭山」！「馬頭山」！「馬頭山」！

薛仁貴 (白)好！就算是「馬頭山」。啊！柳氏！我來問你，我那岳父岳母死後，葬埋在何處呀？

柳迎春 (白)葬埋在鳳凰山。

薛仁貴 (白)到了他家，就成了鳳凰山了。依我看來，也不叫做鳳凰山。

柳迎春 (白)叫做什麼山？

薛仁貴 (白)要叫「窮苦山」。

柳迎春 (白)何謂「窮苦山」？

薛仁貴 (白)你想啊！我在家的時節，你就住這個破瓦寒窰，我出外一十八載，你還是住的這個破瓦寒窰，爹娘生下你這樣受窮受苦的女兒，豈不是「窮苦山」麼？嘿！這也是你們家裡的風水啊！

柳迎春 (白)噯！還是鳳凰山。

薛仁貴 (白)「窮苦山」。

柳迎春 (白)鳳凰山。

薛仁貴 (白)「窮苦山」。

柳迎春 (白)鳳凰山。鳳凰山。鳳凰山。

薛仁貴 (白) 哎！就叫鳳凰山。

柳迎春 (白) 啊薛郎！我在此寒窩受苦，爲的是哪個？

薛仁貴 (白) 我曉得你爲的是哪個？

柳迎春 (白) 我不爲的是你嘆？

薛仁貴 (白) 柳氏！我在外面，省喫儉用受盡風霜之苦，我爲的是哪個？

柳迎春 (白) 我曉得你爲的是哪個？

薛仁貴 (白) 不爲的就是你麼？

柳迎春 (白) 怎麼你爲的是我麼？

薛仁貴 (白) 不爲你還爲的這個破瓦寒窩不成。

柳迎春 (白) 噯！我乃受苦之人，你不要把話來氣我呀！

薛仁貴 (白) 哎呀呀！我乃是受了風霜之人，你不要把話來嘔我呀！

柳迎春 (白) 哎呀呀！氣死我了。(哭介)

薛仁貴 (背弓介白) 薛禮呀薛禮，你真真是豈由此理！夫妻相見，乃是喜事，爲何招他這樣煩惱！待我取一樣物件，與他一看嘆，她就不生氣了。(取印介) 啊，柳氏！爲丈夫與你帶來一樣好東西你且看來。

柳迎春 (白) 你的東西，無非是馬鞍子，馬刷子，馬嚼子，還有一根馬鞭子。

薛仁貴 (白) 噯！你怎麼淨在馬的身上打攪啊！拿去看來！(付印介。柳接介。看介)

柳迎春 (白) 我道是什麼好東西，原來是一塊生黃銅，喫也喫不得，用也用不得，要牠何用；待我將牠摔了罷！

薛仁貴 (白) 噯！你拿過來吧！(奪印介)這是爲丈夫保定唐王，跨海征東，立下十大汗馬功勞，聖上見喜，封我爲平遼王之位；纔掙來這塊虎頭金印。怎麼說是生黃銅，像這樣的生黃銅，你們家裏有幾塊呀？哼哼！真乃是鄉下人不開眼哪！

柳迎春 (白) 薛郎！爲妻還要仔細看個明白。

薛仁貴 (白) 「生黃銅」沒有什麼好看。

柳迎春 (白) 一定要看。

薛仁貴 (白) 拿去！(付印介柳故意失手幾墮地介)頑皮的很！

柳迎春 (細看介白) 唔！果然是塊金子。(向仁貴介)啊，薛郎！明日將這塊金子，拿到大街之上，換些銀錢，多買柴米，少買魚肉。也夠你我過牠半輩子的了。

薛仁貴 (搶印介白) 你拿過來吧！難道你要把我這平遼王吞喫腹內不成！

柳迎春 (白) 爲妻我是餓怕了哇！

薛仁貴 (白) 這也難怪。(同進介)

柳迎春 (白) 薛郎請坐。



薛仁貴 (白)柳氏！爲丈夫一路行來，口內焦渴，可有香茶，取來一用。

柳迎春 (白)寒窰哪有香茶！

薛仁貴 (白)有什麼？

柳迎春 (白)白滾水。

薛仁貴 (白)白滾水也是好的，拿來我用。

柳迎春 (白)待我取來。(取茶介)(唱西皮搖板)用手取過白滾水，送與薛郎潤口津。

薛仁貴 (接茶介唱西皮搖板)在長安何曾渴白水，(飲介搖首介)淡而無味潑埃塵。(潑介)

(白)淡而無味呀！(付柳氏介)

柳迎春 (白)不用就罷。

薛仁貴 (白)爲丈夫腹中飢餓，有什麼好喫的東西，拿來我用。

柳迎春 (白)寒窰無有什麼好喫的！祇有魚羹。

薛仁貴 (白)什麼叫做魚羹？

柳迎春 (白)乃是鮮魚做成的。

薛仁貴 (白)鮮魚做成的，一定是好喫的。快些取來！

柳迎春 (白)待我取來。(取碗介)(唱西皮搖板)用手取過鮮魚羹，送與薛郎嘗嘗新。

薛仁貴 (接介)(唱西皮搖板)忙將魚羹接在手，(聞介掩鼻介)這樣腥氣實難聞！(搖頭介)

白)腥氣得很。(付柳氏介)

柳迎春 (接介白)你無有這樣的福氣。(仁貴伸懶腰介)薛郎敢是困倦了?

薛仁貴 (白)鞍馬勞頓，有些困倦。

柳迎春 (白)待爲妻與你打掃後窰。

薛仁貴 (白)怎麼還有後窰?快去打掃。

柳迎春 (拉薛手至台口介白)薛郎啊!(唱西皮搖板)自你投軍十八春，妻在寒窰受苦情。

薛仁貴 (白)難爲你了。

柳迎春 (接唱)今日等來明日等。

薛仁貴 (白)如今我回來了。

柳迎春 (接唱)等你回來我好做一個夫人。(作態笑下)

薛仁貴 (看介白)嘎!(唱西皮搖板)一見柳氏臉帶春，莫非私通有情人。出得窰外觀動

靜。(出窰看介)窰外並無一個人。將馬拴在柳林下，鞍韉放在地埃塵。二次進窰來觀定。(進窰見男鞋取介)這隻男鞋必有因。(白)且住!想我仁貴離家一十八載，這隻男鞋是哪裡來的?(苦笑介)哈哈!這個賤人想是有了外遇了。那裡容得。待我將她喚將出來，問個明白。柳氏還不與我走了出來!哎!柳氏與我走了出來呀!

柳迎春 (內白) 來了！(上唱西皮搖板) 忙將後審打掃淨，薛郎喚我爲何情？

薛仁貴 (白) 好賤人！(仁貴舉劍砍介，柳迎春躲介，咬仁貴手介，劍落地介，柳坐地上介)  
你這個賤人真下口咬我啊！你與我死！

柳迎春 (白) 啊薛郎！爲妻正在與你打掃後審，將我喚將出來，不問青紅皂白，仗劍就砍，難道爲妻做出什麼醜事不成麼？

薛仁貴 (白) 你自己做的事情，還來問我麼？不必多問，你就是與我死！

柳迎春 (白) 啊薛郎！有道是拿賊？

薛仁貴 (白) 要贓。

柳迎春 (白) 捉姦呢？

薛仁貴 (白) 要雙。

柳迎春 (白) 着啊！有我什麼贓證，拿將出來，我立刻就死。

薛仁貴 (白) 哎！你糊裡糊塗的死了吧！

柳迎春 (白) 我死也要死得明白。

薛仁貴 (白) 好！自然有你的贓證！(以鞋示柳介) 這不是你的贓！這不是你的證！你還是與我死！(丟鞋於地介，柳取鞋看介)。

柳迎春 (偷笑介白) 我道爲了何事，原來爲我兒子這隻鞋齧。看他這樣可惡，待我來氣他

一氣。啊薛郎！你問的是這穿鞋的人兒麼？

薛仁貴 (白)啊！不問這穿鞋的人兒，我還問這穿靴子的不成麼？

柳迎春 (白)他比你強啊。

薛仁貴 (白)自然比我強，我如今有了這個東西了！(將鬚介)

柳迎春 (白)我還是靠着他度日呢。

薛仁貴 (白)是啊！你若是仗着我，這一十八載，餓也把你餓乾了！

柳迎春 (白)啊薛郎！還有一件新鮮的事兒呢。

薛仁貴 (白)什麼新鮮的事兒？

柳迎春 (白)白天與他同桌用飯，到了夜晚(低語介)我還與他同榻而眠呢。

薛仁貴 (白)哎呀呀！這個賤人還說得出口哇，你若不死，待我自己死了罷！(拾劍介)

柳迎春 (奪介白)薛郎，死不得！死不得！

薛仁貴 (白)我死不得！還是你與我死！(丟劍於地介)

柳迎春 (笑介白)哎呀呀！不要氣壞了他。待我與他說個明白。啊薛郎！你當真忘懷了

麼？

薛仁貴 (白)忘懷什麼？

柳迎春 (白)是你投軍之時，爲妻身懷有孕，可是有的？

薛仁貴 (白) 不錯。有的，有的。

柳迎春 (白) 是你言道，若生一男，取名丁山；若生一女，取名金蓮；可是有的？

薛仁貴 (白) 不錯，也是有的。

柳迎春 (白) 自你去後三月，爲妻生下一男，取名丁山。今年一十七歲。這隻男鞋，一十七歲的孩兒，是穿得穿不得？(薛奪鞋量介)

薛仁貴 (白) 這一十七歲的孩兒麼，唔！正穿。正穿。

柳迎春 (奪鞋介白) 你拿過來罷。不要髒了我兒子的鞋喲！

薛仁貴 (白) 她倒端起來了。

柳迎春 (白) 丈夫不在家中，爲妻做出這樣醜事，不用你殺，待我自己來死。(欲自刎介)

薛仁貴 (奪劍介白) 噯！婦道人家，拿刀動劍，成個什麼樣兒啊？

柳迎春 (哭白) 天吶！天吶！我柳迎春是再也不敢養兒子的了哇！

(背白) 唉！是我一時莽撞，將他氣成這個樣兒！審前審後，又無一人前來解勸，這便如何是好！(想介) 有了，待我與她賠個禮兒就是了。啊柳氏！適才爲丈夫的不是，這廂賠禮了。(柳氏扭頭不睬介)(薛繞場再賠禮介) 啊柳氏！不必生氣，這廂又賠禮了。(柳再扭頭不睬介)(薛繞場回原處介) 柳氏，再若不允，我這裡跪下了！(跪介)

柳迎春 (攙介白) 薛郎請起！

薛仁貴 (白) 你這是何意呀？

柳迎春 (白) 我與你作耍的。

薛仁貴 (白) 哎呀呀！你耍了我一身的冷汗哪！

柳迎春 (白) 請坐！(二人坐介)

薛仁貴 (白) 柳氏！快把你我的兒子，喚將出來，見見我這不成器的老子。

柳迎春 (白) 你我的兒子，不在窰內。

薛仁貴 (白) 哪裡去了？

柳迎春 (白) 汾河灣打雁去了。

薛仁貴 (驚介白) 我來問你，這汾河灣前有幾家孩童，在此打雁？

柳迎春 (白) 不是爲妻誇口，這汾河灣前，祇有你我的兒子他會打雁。

薛仁貴 (情急介白) 柳氏，這裡來！(薛拉柳向台口介) 你我的兒子頭戴？

柳迎春 (白) 抓帽。

薛仁貴 (白) 身穿？

柳迎春 (白) 布衫。

薛仁貴 (白) 左手？

柳迎春 (白)魚鏢。

薛仁貴 (白)右手？

柳迎春 (白)彈弓。

薛仁貴 (不待柳語畢白)哎呀！(暈介)

柳迎春 (白)那就是你我的兒子！(見薛暈介)哎呀呀！他聽說兒子會打雁，一笑就笑死過去了，薛郎醒來！

薛仁貴 (唱西皮倒板)聽一言來嚇掉魂(醒介叫頭)丁山！我兒！兒呀！(柳不明所以介)  
(唱搖板)冷水澆頭懷抱冰！(向柳氏)適才路過汾河境，見一頑童打彈能。

柳迎春 (白)那就是你我的兒子。

薛仁貴 (白)我曉得呀！(接唱)彈打南來當頭雁，槍挑魚兒水浪分。

柳迎春 (白)少時他就要回來的。

薛仁貴 (白)他回不來了哇！(接唱)本當實言對她論，又恐哭壞受苦的人。

柳迎春 (白)你講了半日，爲妻一句也不得明白。

薛仁貴 (白)你那裡曉得呀！(接唱)事到其間難瞞隱，咬定牙關說原因。(白)柳氏啊！適纔爲丈夫路過汾河灣前，見一頑童在此打雁，南山之上，下來一隻猛虎，有傷頑童之意，幸喜身旁帶有袖箭。實指望一箭將虎驚走，不想將你我的兒子給射死

了！

柳迎春 (白) 你待怎講？

薛仁貴 (白) 射死了！

柳迎春 (不待薛語畢白) 哎呀！(暈介)

薛仁貴 (白) 哎呀呀！又是一條人命哪！柳氏醒來？

柳迎春 (唱西皮倒板) 聽說姣兒喪了命。(醒介叫頭) 丁山？我兒？兒呀？(唱搖板) 好似銅

刀刺在心。我兒與你何仇恨，爲何害他的命殘生。恨你不過下口咬。(咬介) 看你心疼不心疼。(白) 啊薛郎！你我兒子的屍首今在何處？

薛仁貴 (白) 汾河灣前，隨我來！(出門分叫介)

(同白) 丁山！我兒！(柳打薛嘴巴，薛拉柳下介)

薛仁貴  
柳迎春

【注釋】

(註一) 魚 鏢 捕魚之鏢槍，下文之「槍挑」亦爲鏢槍挑魚。

(註二) 薛仁貴 唐代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唐太宗征遼東，仁貴應募從軍，立奇功，官游擊將軍。其後高宗時，征高麗，破吐蕃，伐突厥，討賀魯。累官左武衛將軍。

(註三) 汾 河 山西大河。發源於山西寧武縣西南，南流至榮河縣入黃河。龍門縣亦爲流經處。

(註四) 絳州龍門 絳州爲今山西新絳一帶地，龍門縣故地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二里。龍門山在其附近。



### 三 修改經過

地方劇無定本，往往隨人隨地而異。譬如汾河灣的山西梆子本，便有晉南與晉北的不同，而晉南，晉北，仍各有相異的本子。平劇汾河灣亦有新舊本之別；而同一新本，梅蘭芳的可與程硯秋的不同，言菊朋的可與貫大元的不同。修訂平劇，我們作爲參考的有山西梆子，陝西梆子，徽劇，平劇舊本，平劇新本五種，而以王瑤青的平劇新本爲主，重要修改之處，略述於次。

第一場原爲仁貴在歸途離家不遠處喬裝獨騎而前。第二場原爲上蓋蘇文鬼魂，叙其將至汾河灣報仇，使仁貴射死己子。但現在舞台上已多把第一場刪去，在組織上有此必要；第二場也多半不演，在意義上應該如此；今從之。

第三場柳迎春喚丁山出來問他爲何不去打雁，丁山答以「夜夢不祥」。第四場王禪老祖上場謂將救丁山，傳授武藝，扶保大唐。兩處均爲承襲第二場而來，蓋蘇文鬼魂既取消，這兩處當然該隨之刪除，所以今將第二場對白修改，刪除「夜夢不祥」一節。第四場王禪老祖亦刪去。

薛仁貴投軍出外，征東謂十二年，有時又說十三年。但戲劇故事，不必與史實相符，薛丁山一十七歲，穿鞋大似成人，劇中方有見鞋起疑的波瀾。若十二歲兒童著鞋，則疑鞋

修訂平劇選 第六集 汾河灣

波瀾無從興起。故仁貴投軍仍舊作一十八年。

# 田單救主

## 一 引言

田單救主一名黃金台，又名搜府盤關。劇情略述如左：

戰國時，齊潛王荒淫無道，寵信鄒妃及太監伊立。鄒妃欲害太子田法章，乃在潛王前誣陷太子調戲，王大怒，命伊立擒太子殺之；太子聞訊，夤夜逃出，適遇田單巡街，乃隨至田府暫爲藏避。

伊立各處搜尋太子不得，將至田府搜尋；田單聞知，急將太子喬裝爲女，僞爲其妹。不久，伊立來，竟將其瞞過。伊立去後，田單恐其再來，乃携太子，僞稱兄妹藉出城還願爲名，並賄賂守城皂隸，始得混出關去。

據戰國策：淖齒弑齊潛王於鼓里，世子田法章乃解衣免服，逃莒太史敫家。後田單以即墨之衆，破燕兵，遂復齊，迎世子於莒。東周列國誌所載略同。劇中情節，如鄒妃誣陷世子，及世子匿田府，改女裝等不知何據。又，本劇通稱黃金台，以燕昭王築「黃金台」而得樂毅，因而連下齊城七十二處，後被田單用火牛破燕，所以演全本時，用「黃金台」爲劇名。今若單演一折，而仍用「黃金台」三字，便不切題，故改用「田單救主」之別名。

國王昏聩，奸人始得乘機爲害；而忠貞謀國之士，亦正於此時顯露。俗謂：『國亂顯忠臣』，是也。本劇將伊立之專橫，世子之可憐，田單之機警，皆能刻畫盡致，可提高觀衆之正義感——愛忠良，惡奸佞，有益於世道人心不少！

## 二本劇

劇中人

田單 (生)

二差役 (丑)

田法章 (小生)

乳娘 (老旦)

家院 (雜)

四校尉

伊立 (淨)

門官 (丑)

皂隸 (丑)

## 第一場

田單 (註一) (內白) 掌燈！(唱二黃倒板) 聽譙樓，打四更，玉兔 (註二) 東上，(上唱迴龍) 爲國家秉忠心，晝夜奔忙。(接唱原板) 外藩國前三載未把貢上，進伊立和鄒妃來見大王。我主爺見鄒妃龍心飄蕩，每日裡貪酒色不理朝綱。昭陽院賢國母被害命喪，眼見得這江山付與汪洋。(念) 治國除奸佞，常懷一片心。(白) 下官田單，齊王駕前爲臣，官拜巡城御史之職。時才家院報道，東宮世子，不知爲了何事？連夜逃出宮院，因此下官親去大街巡查。來！

二差役 (同白) 有！

田單 (白) 掌燈！

二差役 (同白) 哦！

田單 (唱二黃搖板) 叫人來掌紅燈大街來上，見了那面生人細問端詳。

田法章 (註三) (內白) 走。

(田法章上，二差役捉獲介)

甲差役 (白) 拿住啦，拿住啦。夥計，你看住他，別叫他跑啦。我去回稟一聲去。

乙差役 (白) 好，我來看住他，你去回稟一聲去。

甲差役 (轉身介跪介白) 啓稟老爺：小人拿住犯夜的啦。

田單 (白) 哦！你拿住犯夜的了？

甲差役 (白) 正是！

田單 (白) 好！回衙有賞！

甲差役 (白) 多謝老爺！(起介轉身介)

乙差役 (白) 怎麼樣啦？

甲差役 (白) 嘿！夥計，老爺有賞，你也去鬧上一份！

乙差役 (白) 好。(轉身跪介白) 啓稟老爺：小人我也拿住犯夜的啦。

田單 (白) 哦！你也拿住犯夜的了？好！回衙也有賞！

乙差役 (白) 多謝老爺！(起介轉身介)

甲差役 (白) 怎麼樣啦？

乙差役 (白) 我也有了賞啦。你再去鬧上一份。

甲差役 (白) 好。(轉身介，跪介) 回稟老爺的話：小人又拿住犯夜的啦。

田單 (白) 噯！夜靜更深，哪有許多犯夜之人？掌燈，待老爺親自觀看！

甲差役 (白) 咋！(田單看介)

田法章 (白) 哎呀！卿……

田 單 (白) 禁聲！(急踢燈滅，拉田法章同下)(二差役摸燈介)  
乙 差役 (白) 哎呀！卿……  
甲 差役 (白) 別挨罵啦！(拉乙差役同下)

## 第二場

田 單 (田單，田法章同上)(乳娘上開門介)。(田單田法章同進介，田法章坐介)  
田 單 (白) 千歲醒來！

田法章 (唱二黃倒板) 時才間嚇得我魂飛魄散。

田 單 (白) 千歲！

田法章 (哭介) 哎呀！(唱二黃搖板) 只見卿家站面前。

田 單 (白) 千歲！(唱搖板) 問千歲因何故逃出宮院？一樁樁一件件細對臣言。

田法章 (唱搖板) 伊立與我結仇怨，要害小王喪黃泉。

田 單 (白) 好好賊！(唱搖板) 恨奸賊把我的牙根咬斷，苦苦的害千歲所爲哪般？

家 院 (上白) 報……伊立帶領校尉，前來搜府！

田 單 (白) 再探！(家院應下) 哎呀千歲呀！今有伊立，帶領校尉，前來搜府，這便如何是好？

田法章 (白) 卿家你要搭救小王。(跪介)

田單 (攙介) (白) 哎呀千歲！事到如今，並無別計，千歲扮作小妹模樣，混過一時，再作道理。

田法章 (白) 小王乃金枝玉葉，豈能扮那婦人模樣？

田單 (白) 事到如今，還講的什麼金枝玉葉？乳娘！(乳娘應介) 與千歲改扮起來！(乳娘應介，同田法章下) (唱二黃倒板) 水不清皆因是魚兒攪混。

(四校尉上，過場下)

伊立 (上白) 咪，馬來！(下)

田單 (唱搖板) 我朝中又出了禍國的讒臣。走向前我且把千歲爺駕請。

(田法章乳娘同上)

田法章 (接唱搖板) 金枝玉葉扮婦人。(白) 卿家，看小王扮得可像？

田單 (白) 扮得倒像；千歲可曉得婦人家行走？

田法章 (白) 這……倒不曉得。

田單 (白) 乳娘教導千歲。

乳娘 (白) 是！啊千歲，婦人行走，必須要這樣走。(示範介)

田法章 (白) 哦！婦人行走，必須要這樣走。(模仿介)



田單 (白) 哦哦，着！着！着！

家院 (上白) 報……伊立過府！

田單 (白) 有請！(家院下) 迴避了！

(乳娘同田法章下)(四校尉引伊立上)

伊立 (唱二黃搖板) 御史衙前下了馬，(白) 田大人，(接唱搖板) 有勞大人迎接咱。

田單 (白) 啊伊公公，請。

伊立 (白) 請！(同進介，田單與伊立安椅介) 田大人這作什麼。

田單 (白) 與公公看座。

伊立 (白) 這就不敢！

田單 (白) 當得的。

伊立 (白) 不敢當啊！(與田單同笑介) 哈哈哈哈哈！

(伊立與田單安椅介)

田單 (白) 公公這作什麼？

伊立 (白) 與田大人看座。

田單 (白) 這就不敢。

伊立 (白) 當得的。

田單 (白)不敢當啊！(與伊立同笑介)哈哈哈哈哈！不知公公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伊立 (白)豈敢豈敢！咱家來得魯莽，田大人您恕個罪吧！

田單 (白)豈敢哪，豈敢！(校尉喊叫介)啊公公，這夜靜更深，帶領許多校尉，來到敝衙，不知有何公幹？

伊立 (白)田大人，這件事情，你還不知道嗎？

田單 (白)下官却也不知。

伊立 (白)既然不知道，待咱家慢慢的告訴於你。

田單 (白)公公請講！

伊立 (白)今有東宮世子田法章，人倫大變，子要淫父妃，大王大怒，賜咱家寶劍一口，三更時分，斬殺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連夜將世子放出宮院。咱家二次上殿，討了四十名校尉，各府搜查，並無世子。我想他，定然藏在府！

田單 (白)公公，既是世子犯罪，你我為大臣者，就該上殿保奏的才是。

伊立 (白)咱家連保數本，大王不准，也是枉然哪。

田單 (白)哦，公公保過本了？

伊立 (白)保過啦，可保的多啦！

田單（白）既然如此，待下官命人各處查訪，訪着世子的下落，獻與公公，也就是了。

伊立（白）田大人，你這話不是這樣說法！

田單（白）要怎樣的講法呢？

伊立（白）世子若在你府，獻與咱家，奏明聖上，保你全家無事，可也就完啦。

田單（笑介）多謝公公美意；無奈世子他……

伊立（白）在這兒啦？

田單（白）不在敝衙！

伊立（白）世子當真不在你府？

田單（白）當真不在！

伊立（白）果然不在？

田單（白）果然不在！

伊立（白）田大人這兒來；你說世子不在你府，咱家我就要……

田單（白）公公，你要怎麼樣？

伊立（白）我就要（雙進門介）搜！哇呀呀！

田單（白）公公，當真要搜？

伊立（白）當真要搜！

田單 (白)果然要搜？

伊立 (白)果然要搜！

田單 (白)如此請搜！

伊立 (白)校尉的，兩廂搜來！

(校尉允介)(兩邊搜完)(引乳娘田法章同上)

校尉 (白)有兩個婦人！

伊立 (白)起過了！田大人，你說世子不在你府，你順着咱家的手兒瞧！(田單驚恐介)  
她可又是誰哪？

田單 (笑介)哈哈哈哈哈！我當是何人，原來是小妹與乳娘，乳娘與小妹呀。哈哈……

伊立 (白)原來是田姑娘嗎？

田單 (白)不敢，乃是小妹。

伊立 (白)請過來咱家見個禮吧！

田單 (白)小妹禮貌不周，衝撞公公，那還了得？

伊立 (白)你我一殿爲臣，見見又有何妨哪？

田單 (白)公公一定要見？

伊立 (白)一定要見！

田單（白）要見就見！

伊立（白）還不結啦嗎！

田單（白）乳娘！攙扶小妹，見過公公！

乳娘（白）是！（田法章拜介）田姑娘禮到！

伊立（白）咱家還禮！（背弓白）看他行走如何。（乳娘田法章同下）且住！世子在前面走，咱家在後面趕。趕來趕去，不見世子踪影，難道這個龍羔子他上了天啦？

田單（白）天高無路，焉能上得去！

伊立（白）他入了地啦？

田單（白）地厚無門，他也下不去呀！

伊立（白）那麼，他往哪裡去（音「克」）啦呢？

田單（白）是啊！他往那裡去了呢？

伊立（白）也罷！待咱家三次上殿，多討校尉，再來搜查！田大人，咱家不會吃酒，清晨起來，吃了幾杯早酒，酒言酒語就把您給冒犯啦！

田單（白）不敢！

伊立（白）得罪啦，

田單（白）越發的不敢！

伊立 (白)告辭了！(唱二黃搖板)辭別大人把馬跨，(校尉帶馬下，伊立上馬介)多討校

尉再搜查。(三笑介)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田單 (白)送公公。

伊立 (白)免！(下)

田單 (白)好好賊！(唱二黃搖板)一見奸賊出府門，不由田單咬牙根！二次再把千歲爺  
駕請，(田法章乳娘同上)

田法章 (唱搖板)再與卿家把語云。(白)卿家，那賊臨行之時，講些什麼？

田單 (白)哎呀千歲呀！那賊臨行之時，言道多討校尉，再來搜尋殿下，這便如何是好？

田法章 (白)卿家搭救！(田法章跑介)

田單 (攙介想介白)哎呀千歲，你我君臣，不如扮作燒香還願的模樣，混出城去，再作道理。

田法章 (白)就依卿家。

田單 (白)改扮起來！(改裝介)

田法章 (白)乳娘！這有官寶一錠，逃回原郡去吧！

乳娘 (白)多謝老爺！(下)

田法章 (白) 卿家帶馬！

田單 (白) 領旨！(帶馬介)

田法章 (上馬介白) 哎呀卿……

田單 (白) 禁聲！(兩望介下)

### 第三場

門官 (上，念數板) 做官好，做官妙，做官頭戴烏紗帽。奉旨回家去祭祖，騰騰三聲砲；老祖問少祖，少祖說我也不知道。我家沒有讀書子，哪裡來的這榮耀？可笑！可笑！(皂隸暗上)(白) 在下候轎。我父侯尚文。自幼家大業大，驟馬成羣！被我花的一乾二淨。好容易尋了個門官。只因東宮世子田法章，人倫大變，子要淫父妃，大王大怒，賜伊立公公寶劍一口，三更時分，斬殺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世子連夜逃出宮院。伊立公公二次上殿，討來四十名校尉，各府搜尋，並無踪影。因此四門緊關緊閉，軍民人等，一概不准出入。天也不早啦，該上關去啦。我說來呀！(皂隸暗睡介) 來呀！喲！好精神兒！站着就睡啦！吃麵嘍！

皂隸 (白) 啊，好鹹滴！

門官 (白) 聽說吃就醒啦！我說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皂隸 (白) 什麼事情我知道不知道？

門官 (白) 待我告訴你：只因東宮世子田法章，人倫大變，子要淫父妃——喲！又睡啦！噯噯，你醒醒！

皂隸 (白) 你說你的，我睡我的！

門官 (白) 那我說給誰聽啊？

皂隸 (白) 好，我不睡啦，你就說吧！

門官 (白) 只因東宮世子田法章……

皂隸 (白) 人倫大變，子要淫父妃，大王大怒，賜伊立公公寶劍一口，三更時分，斬殺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世子連夜逃出宮院，伊立公公二次上殿，討來四十名校尉，各府搜查，並無踪影。因此四門緊關緊閉，軍民人等，一概不准出入。是這麼檔子事不是？

門官 (白) 不錯！

皂隸 (白) 我早知道啦。

門官 (白) 我說今天是幾啦？

皂隸 (白) 去年今天是幾，今年今天就是幾。

門官 (白) 今天是三六九日，咱們該上關去啦。



皂隸 (白)走哇！

門官 (白)走哇！

皂隸 (白)走哇！

門官 (白)你倒是走哇！

皂隸 (白)我說你混蛋啦！咱們倆，倒是你跟着我啊，還是我跟着你哪？

門官 (白)你跟着我呀。

皂隸 (白)這不結啦嗎！既是我跟着你，我要在前頭走，那不成了一你跟着我啦嗎？

門官 (白)曖喲，你不明白！讓你在前頭給我喝喝道，轟轟閑人啊。

皂隸 (白)原來是這麼檔子事啊！噫！噫！屎擔過來嘍！

門官 (白)曖！你怎麼說屎擔過來嘍，不說老爺呀？

皂隸 (白)你不知道：你的官小，見官就瞋頭，人家不怕；我一說屎擔，人家都怕臭，

就躲開啦。

門官 (白)曖，還是說老爺。

皂隸 (白)噫！噫！屎……老爺過來嘍！

門官 (白)我說，關在那邊。

皂隸 (白)在西邊。

門官 (白) 咱們跑到東邊來啦。

皂隸 (白) 馬馬糊糊算到啦吧。

門官 (白) 咱們倆商量商量；昨天晚上我打了一夜牌，沒有睡覺。沒有別的，你替我看一看，我打個盹。

白隸 (白) 這個巧啦，我昨天晚擲啦一夜的骰子，也沒睡覺。得啦，你替我看一回吧，我先打個盹兒。

門官 (白) 咱們哥兒倆有交情！

皂隸 (白) 怎麼，有交情？怎麼剛才你叫我喝道哪？可是那們着，下不爲例！

門官 (白) 好，我睡啦啊。(欲睡介)

皂隸 (白) 睡着了沒有？

門官 (白) 睡着啦。

皂隸 (白) 睡着你還說話。

門官 (白) 你問我嗎！

皂隸 (白) 得啦，睡吧！睡吧！(門官睡介，皂隸打門官紗帽介，門官醒介。)

門官 (白) 曖怎麼啦？怎麼啦？

皂隸 (白) 你不知道，有兩個蒼蠅在你紗帽上自由結婚啦。

門官 (白)你別挨罵啦。(睡介)

皂隸 (白)你睡我也睡，大家睡起來！(睡介)

(田單，田法章同上)

田法章 (白)哎呀卿！

田單 (白)禁聲！(唱二黃迴龍)千歲爺休得要大放悲聲，(轉原板)驚動了把關人難以逃生。那一旁松林內將身藏隱，(田法章下)想一個巧計好出城。抓一把灰土將臉罩定，(轉散板)我假扮個瘋魔漢要混出此城。

(田單搶皂隸之竹板，打皂隸介)

皂隸 (奪竹板介，白)你拿過來吧！嘎！你莫不是田……

田單 (取銀付皂隸介，白)田什麼？

皂隸 (接銀介，白)田家莊的那位大哥嗎？

田單 (白)你認得我，你可不曉得我姓什麼？

皂隸 (白)你姓趙。

田單 (白)不姓趙。

皂隸 (白)本來的不照麼！你姓錢。

田單 (白)無有錢。

皂 隸 (白)好，你沒有錢？嗷你姓……孫，李，周，吳，鄭，(田單以指作王字形介)

王。你，姓王，王一哥。

田 單 (白)不錯！是我！你好眼力！

皂 隸 (白)老沒見啦，你好哇？(田單應介)家裡都好？(田單應介)老太太可好？

田 單 (白)老太太噢……病了！

皂 隸 (白)對啦，老太太病啦，前天給你的葯，吃了沒有？

田 單 (白)吃下去了。

皂 隸 (白)糟糕！吃不得！

田 單 (白)怎麼吃不得呢？

皂 隸 (白)那是耗子藥！

田 單 (白)吃了下去，就好了哇。

皂 隸 (白)真是你孝心感動天和地，耗子藥都能治病。現在你要往哪兒去？

田 單 (白)老太太的病不是好了嗎？我要出城燒香還願。

皂 隸 (白)你不曉得：只因東宮世子田法章，人倫大變，子要淫父妃，大王大怒，命伊

立公公各府搜尋，並無踪影。因此四門緊關緊閉，軍民人等，一概不准出入。你要出城，過兩天再說吧！

田單 (白)我是燒香還願的，沒什麼要緊。

皂隸 (白)這不是鬧着玩的！不行！過兩天吧！

田單 (白)我們商議商議。

皂隸 (白)這事沒商量。

田單 (付銀介白)我們商議商議。

皂隸 (收銀介白)別人來了不行，王一哥來了不行，顯着咱們哥兒倆沒有交情。可是那變着大小是官事，我得給你回稟一聲。

田單 (白)好話多講。

皂隸 (白)都有我哪！噯，(打門官介)來了！來了！

門官 (醒介白)誰來了？

皂隸 (白)王一哥來了。

門官 (白)哪兒來的一個王一哥？

皂隸 (白)就是上一回我給你引見過的那位王一哥。

門官 (白)我不認識。

皂隸 (白)有一個王一哥。

門官 (白)沒有。

皂隸 (白) 哎！有那麼個王一哥。

門官 (白) 馬馬糊糊就算有那麼個王一哥。幹什麼？

皂隸 (白) 他要出城還願。

門官 (白) 不行！不行！這是官事！

皂隸 (白) 這就是官事啦！你忘啦：你不得地的時候，我們倆一塊住破廟。你枕着我的夜壺蓋着我的包脚布，你輸了錢，我拿錢到賭局子把你給贖出來。又用我的銀子捐了這個官。你看看這頂紗帽，還是借我的銀子買的哪。

現在我的朋友過關，你又說是官事啦！行不行？

門官 (白) 不行！

皂隸 (白) 不行是不是？脫褲子還錢！

門官 (白) 你瞧！咱們自己哥兒們，幹嗎就急啦？——是誰要出城啊？

皂隸 (白) 王一哥。

門官 (白) 是他呀？你早說不就完啦嗎？叫他進來，我問他一句話。

皂隸 (白) 人家是鄉下人，怕見官，別問啦！

門官 (白) 總得要問。

皂隸 (白) 不要嚇唬人家了，可是只問一句。

門官 (白)好。

皂隸 (白)王一哥，我給你說過了，教你進去問一句話。

田單 (白)我們鄉下人，有些怯官，見官說不出話來啊。

皂隸 (白)不要緊，都有我哪！王一當面。王一當面。

門官 (白)我說王一呀，你出城還願，到那個廟裡去呀？

田單 (白)東嶽廟。

門官 (白)胡說！

皂隸 (白)老爺。

門官 (白)混蛋！

皂隸 (白)老爺。

門官 (白)那有那麼個東嶽廟？簡直朦朧世嗎！

皂隸 (白)王一哥，那有那麼個東嶽廟哇？

田單 (白)有個東嶽廟！

皂隸 (白)城裡城外，你找遍了，管保沒有個東嶽廟！(同出介)

田單 (付銀介白)有個東嶽廟！

皂隸 (接銀介白)不錯！西北角落(讀如「戛拉」)是有個小東嶽廟。我再去給你回稟一

聲(進見門官介)我說是有個東嶽廟。

門官 (白)是廟我都住遍啦，沒有那麼個東嶽廟。

皂隸 (白)曖！有那麼個東嶽廟！

門官 (白)沒有。

皂隸 (白)比方說吧，有一個行不行吧？

門官 (白)不行！

皂隸 (白)不行是不是，脫褲子還錢！

門官 (白)好！你倒有拿手！叫他來我再問問他！

皂隸 (白)王一哥，我們老爺還要問你。

田單 (白)哎！太囉嗦了！

皂隸 (白)沒有法子，大小是個官事。(進介)王一當面，王一當面。

門官 (白)王一，你們幾個人出城啊？

田單 (白)兄妹二人。

門官 (白)混賬！

皂隸 (白)老爺！

門官 (白)王八旦！



皂 隸 (白)老爺!

門 官 (白)那兒來的兄妹二人哪?

(田單皂隸同出介)

皂 隸 (白)王一哥，怎麼又成了兄妹二人啦?

田 單 (白)是兄妹二人!

皂 隸 (白)是一個人!

田 單 (付銀介白)是兄妹二人!

皂 隸 (接銀介白)噉!老妹子也來啦?請來見見。

田 單 (白)小妹禮貌不週，不見也罷!

皂 隸 (白)沒有關係。

田 單 (白)有請千歲。

(田法章上)

皂 隸 (見介白)哈啊!你敢莫是東……

田 單 (付銀介白)啊東什麼?

皂 隸 (接銀介白)東廂房裏生的那個老妹子!你等等，我再去回稟一聲。(進見門官介)

白)老爺，押根就是兄妹二人嗎!

門官 (白)說的是一個人!

皂隸 (白)是兄妹二人!

門官 (白)一個人!

皂隸 (白)兄妹二人!

門官 (白)一個人!

皂隸 (白)比方說吧，二個人行不行吧?

門官 (白)不行!

皂隸 (白)不行是不是!

門官 (白)脫啦褲子還錢，得啦，叫他過去吧!

皂隸 (白)你們出城吧!(田法章下)

田單 (白)這倒難爲你了!

皂隸 (白)沒有什麼!

田單 (白)這有小小意思。

皂隸 (白)得啦，你花啦不少啦。

田單 (白)吃飯不飽，(皂隸欲接介)吃酒不醉，(皂隸欲接介)我還要留着作盤纏呢。(下)

皂隸 (白) 過河就拆橋。哎呀，這那裏是王一哥啊？分明是世子田法章和田單嗎？我爲了這個，(指懷中銀介) 忘了這個，(摸額子介) 有啦，我都推到他身上就完啦！——足啦！足啦！

門官 (白) 什麼足啦！

皂隸 (白) 你吃了肉，我們也得喝點湯啊！

門官 (白) 誰吃肉啦？

皂隸 (白) 剛才過去的是誰？

門官 (白) 王一哥啊！

皂隸 (白) 什麼王一哥，分明是世子田法章和田單嗎！你受了他五百兩銀子的賄賂，把他倆給放啦！走！我們去見伊立公公。

門官 (白) 你不要血口噴人哪！

(伊立帶四校尉上)(門官皂隸同跪迎介)

伊立 (白) 可會見田單與田法章過去？

皂隸 (白) 他受了五百兩銀子的賄賂，把他們放走啦！沒我的事！

伊立 (白) 將他帶在馬後！緊緊追趕！(皂隸下)(伊立門官等同下) (完)

【註釋】

(註一) 田單 戰國時齊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單用火牛敗燕軍，七十餘城盡復。封安平君。

(註二) 玉兔 傳說月中有玉兔搗藥，故以玉兔代月。

(註三) 田法章 即齊襄王，湣王子。湣王被弑，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後莒人知爲王子，乃共立之，以敫女爲后。田單既破燕軍，迎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在位十九年卒，諡襄。

### 三 修改經過

修改此劇，計參考大東書局出版之戲考，有正書局出版之『譚鑫培秘本』黃金台及名伶唱詞。

此劇改動不多，有人疑第一場二黃倒板『聽譙樓打四更玉兔東升』詞與八大錘王佐詞『聽譙樓打初更玉兔東升』相同。『四更』與『初更』時間不同，似不能同日『玉兔東升』，因改爲『打四更星稀月朗』。我們認爲時間雖有四更與初更之分，玉兔却有上弦下弦之別。四更之玉兔初升，當係下弦月，並無可疑。且『玉兔東升』已成唱慣之詞，故仍其舊。只田單上場之二黃原板，一般俱爲『西涼國這三載未把貢上，進鄒妃和伊立來獻大王。我主爺見鄒妃龍心飄蕩，每日裏貪酒色不理朝綱。昭陽院賢國母無端命喪，眼見得錦江山付與汪洋』(各本大同小異)。按西涼國爲晉朝十六國之一，本劇乃戰國時故事，不應

有此國名，我們今將此段唱詞祇改爲：『外藩國前三載未把貢上』一句，餘可仍舊。此段唱後，原詞有兩句『定場對』：『身在朦朧睡，心懷社稷憂』，此二句欠通，今改爲『治國除奸佞，常懷一片心』。

第二場，伊立離田府以後，田單唱，原詞是：『狗奸賊發了怒令人害怕，倘若是洩機關定把頭殺。二次裏走上前急忙接駕』，田法章上場接唱一句：『再與卿家把話答』。已改爲目前流行的詞了：『一見奸賊出府門，不由田單咬牙根。回頭再把千歲爺的駕請』，田法章接唱『再與卿家把話云』。

## 戰宛城

### 一 引言

曹操既誅滅李傕郭汜後。李郭餘黨張濟之姪張繡，屯兵宛城，（註一）結連劉表，意欲興兵奪駕，操聞報親統大軍往討。

時遍野青苗，一碧無垠，操傳令不准踐踏，如違卽斬。不意行至中途，其所乘之馬，爲斑鳩所驚，絕銜奔馳，反致自犯軍令。操欲自刎，經衆將苦求，乃將乘馬斬首，並割髮一綰，以曉諭三軍，衆凜然無敢稍越。

宛城兵微將寡，張繡不聽參謀賈詡勸阻，出城拒敵，一戰慘敗，以致傷亡過半，城破卽在旦夕。不得已俯從賈詡之議，忍辱投降。

操既得宛城，日閒無事，忽思女色。一日，與子姪微服出遊市上，見樓頭一婦調琴，貌甚美，不能自持，歸卽命其姪曹安民携婦至，詢而始知乃張繡之婦母鄒氏。鄒本淫蕩，遂荐枕席。操自是沈迷酒色，而疏懶軍務矣。

張繡偵知，怒不可抑。乃謀於賈詡，先以己兵移屯中營，旋請典韋過營飲宴，將韋灌醉，命胡車將韋雙戟鎧甲盜去。繡領兵直襲曹營，操方與鄒氏好夢正酣，聞警惶急，呼韋

迎戰。時韋已醉，且雙戟失去，雖勇猛衝突，終被繡兵亂箭射死。操狼狽遁走，子姪俱死箭下。幸許褚等聞警往救，得保性命。鄒氏及使女春梅爲操所棄，亦爲張繡追及刺死焉。

此劇係依據三國志演義編寫。而稍有不同處。攷之正史亦互有出入。茲略舉數端於後。

(一)曹操馬踏青苗，割髮代首，號令三軍諸事。見魏志武帝本紀注中。但未叙明係征張繡時事。三國志演義將此事叙在曹操再征張繡事中。戲本却叙在納張濟妻前，此不同處。

(二)曹操納張濟妻爲妾事。魏志張繡傳與袁宏後漢紀，俱有記載。魏志武帝本紀，未見記載。郝經續後漢書曹操列傳，即採張繡傳語補入。

(三)張繡媼母之死，正史說部，俱不見載，僅見戲曲。鼎峙春秋演作沒於亂軍之中。遠不如此劇演作張繡刺媼爲精彩。

(四)張繡之反，各書記載不一：魏志武帝紀稱張繡悔降復反；魏志張繡傳稱曹操因納張繡之媼母，恐張繡懷恨，祕謀殺繡，計洩，張繡因而復反。袁宏後漢紀，亦如此記載。可見武帝本紀係爲尊者諱耳。

劇中張繡因力弱不能禦敵，赧顏投降，非但喪權辱志，卽其寡媼，亦難逃侵略者之淫

辱，故欲免此亡國之慘痛，必須發憤圖強，力抵外侮而後可。

曹操以千百將士之代價，始克宛城，不思安民圖治，竟戀女色，以致軍務蕩弛，一旦變作，遂使宛城得而復失，子姪將士，亦罹於難。可謂自貽伊戚也矣。

## 二本劇

劇中人

夏侯惇

〔武淨〕

于禁

〔武生〕

許褚

〔武淨〕

典韋

〔武淨〕

曹仁

〔武淨〕

曹洪

〔武淨〕

李典

〔武生〕

樂進

〔武生〕

曹昂

〔小生〕

曹安民

〔丑〕



曹	操	〔副淨〕
賈	詡	〔老生〕
張	繡	〔武老生〕
雷	緒	〔武淨〕
張	先	〔武生〕
胡	車兒	〔武丑〕
鄒	氏	〔花旦〕
春	梅	〔花旦〕
院	子	〔末〕
張	夫人	〔旦〕
雷	夫人	〔旦〕
二	車夫	〔丑〕
二	丫環	〔旦〕
四	火牌	〔武行〕
四	削刀	〔武行〕
四	上手	

四下手

四紅龍套

四白龍套

第一場

夏侯惇  
于禁

(夏侯惇于禁上起霸)

(同唱)點絳脣(殺氣冲霄)。

許褚

(許褚典韋上起霸)

典韋

(同唱)兒郎虎豹。

曹洪

(曹洪曹仁上起霸)

(同唱)軍威浩。

李典

(李典樂進上起霸)

(同唱)地動山搖。

樂進

(同唱)要把狼煙掃。(同白)俺。

夏侯惇

(白)夏侯惇(註二)。

(白)于禁(註三)。

許褚 (白)許褚(註四)。

典韋 (白)典韋(註五)。

曹洪 (白)曹洪(註六)。

曹仁 (白)曹仁(註七)。

李典 (白)李典(註八)。

樂進 (白)樂進(註九)。

夏侯惇 (白)衆位將軍請了。

衆 (白)請了。

夏侯惇 (白)丞相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 (白)請。

(四紅龍套四上手曹昂(註十)。曹安民(註十一)。引曹操(註十二)上)

曹操 (引)耀武領雄兵，狼煙一掃平，宛城張繡陰謀盛，怎擋吾大兵親征。

衆 (白)參見丞相。

曹操 (白)站立兩廂。

衆 (白)呵！

曹操 (念詩)獻帝於今幸許都(註十三)，賞功罰罪盡由吾，宛城未靖留餘孽，親統雄兵去

掃除。(白)老夫曹操，沛國譙郡(註十四)人氏，出身孝廉(註十五)，南征北討，屢建奇功。只因李傕(註十六)郭汜(註十七)造反，是吾領兵前去征剿，聖上見喜，拜爲當朝首相，賜爵武平侯。文武有事先來稟告，然後入奏，老夫執掌國政，威權極盛。今有張繡屯兵宛城，有窺視許都之意，乘他尚未舉動，吾先領兵征討，適才探路軍士報道：前離宛城尙有三百里路程。夏侯惇聽令！

夏侯惇 (白)在。

曹操 (白)傳令下去，人卸甲，馬摘鈴，一路之上，不可馬踏青苗，騷擾百姓，違令者斬。

夏侯惇 (白)得令，令出，下面聽者。

衆 (白)啊！

夏侯惇 (白)丞相有令，兵發宛城，人卸甲，馬摘鈴，一路之上，不可馬踏青苗，騷擾百姓，違令者斬。傳令已畢。

曹操 (白)就此起兵前往！帶馬。

夏侯惇 (白)衆將官帶馬。

(衆同唱北泣顏回，圓場，曹操兩邊上桌子，衆唱北泣顏回翻下，曹下桌，盪馬介馬驚介。)

曹操 (白) 吁！(唱西皮搖板) 見斑鳩馬失驚四蹄發亂，(白) 吁！(接唱) 我縱然勒絲韁也是枉然，再不想傳將令是我先犯，霎時間踏壞了一方麥田。(白) 人馬撤回。(衆同上)

衆 (白) 啊！丞相，爲何將人馬撤回？

曹操 (白) 老夫馬踏了青苗。

衆 (白) 踏壞不多。

曹操 (白) 講什麼踏壞不多，吾傳將令，是我先犯。不能正己，焉能責人。待我自刎了罷。

衆 (白) 啊！丞相，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此乃飛鳥驚馬，與丞相何干。

曹操 (白) 你們欲陷曹操於不義。

衆 (白) 丞相三思。(跪介)

曹操 (白) 公等相勸，操豈能不允。起來。

衆 (起介)(白) 謝丞相。

曹操 (白) 夏侯惇聽令。

夏侯惇 (白) 在。

曹操 (白) 將馬頭砍下。

夏侯惇

(白)得令。

(夏侯惇下，持馬頭上)

夏侯惇

(白)請丞相驗馬。

曹操

(白)起過一旁。

夏侯惇

(白)啊！

曹操

(白)待老夫割髮一綰，與馬頭號令一處，曉諭三軍，就說那曹操，馬踏青苗，割髮代首，如有再犯者斬首不貸。換馬。

(衆應介領起作「骨牌對」介)

曹操

(白)前道爲何不行？

夏侯惇

(白)來在涓水(註十八)。

許褚

(白)人馬列開。夏侯惇聽令。

夏侯惇

(白)在。

曹操

(白)攻打頭陣。

夏侯惇

(白)得令。

(夏侯惇下)

曹操

(白)許褚于禁。

子禁  
許褚  
曹操  
子禁  
許褚  
（同白）在。  
（白）二路接應。  
（白）得令。

（許褚于禁下）

曹操  
（白）衆將官。

（白）啊！

曹操  
（白）催軍。

（白）啊！

（衆引曹操同下）

## 第二場

（賈詡上）（註十九）

賈詡  
（念）四路動刀兵，黎民不太平。

張繡  
（內白）衆將官。

衆  
（白）啊！

張繡 (內白) 回操。

(四龍套四火牌四校刀雷緒(註二十)張先(註二十一)引張繡(註二十二)上)

張繡 (白) 下面伺候。(衆應介兩邊下)

賈詡 (白) 主公連日操演人馬，多受辛苦。

張繡 (白) 此乃分所當然，何言辛苦。啊！先生，適才教場操演，探馬報道：曹操統領雄兵前來劫取渭水，即欲攻奪宛城，特此回來與先生商議這破曹高見。

賈詡 (白) 想宛城兵微將少，只可堅守，不可出戰。

張繡 (白) 先生說那裏話來。想我帳下有張雷二將俱有萬夫不當之勇，又有火牌校刀，能敵萬軍，何言不戰。

賈詡 (白) 主公一定要戰，但不知命何人緊守城池。

張繡 (白) 就煩先生與胡車兒(註二十三)緊守城池，不得有誤。

賈詡 (白) 遵命。正是；指與平坦路，忠言當惡言。  
(賈詡下)

張繡 (白) 吩咐衆軍走上。

張先  
雷緒 (白) 衆軍走上



張繡

(衆兩邊上)

(白)開城迎敵去者。

(四龍套、四火牌、四校刀、張先、雷緒、張繡，出城介衆下張繡「耍下場」下)

### 第三場

(四龍套、夏侯惇、過場下。)

### 第四場

(四龍套、許褚、于禁、過場下。)

### 第五場

(四龍套、四火牌、四校刀、張先、雷緒、張繡、上，四龍套、夏侯惇上，當場會陣，起打，夏侯惇、許褚、于禁，敗下，張繡「耍下場」下)

### 第六場

(四龍套、典韋站門，夏侯惇、許褚、于禁，上報信，衆下，留典韋會陣，張繡上起打、繡敗下，典韋破火牌，張繡上敗下，典韋追下。)

## 第七場

敗城。

打城。

典韋 (打城)(三笑)哈哈！哈哈！哈哈！收兵。

(典韋「要下場」下)

## 第八場

(賈詡上)

(四龍套、四火牌、四校刀、張先、雷緒、張繡上)

賈詡 (白)主公勝負如何？

張繡 (白)哎呀先生呀！悔不聽先生相勸，故而有此大敗，損兵折將，好不氣煞人也。

賈詡 (白)愚有一計在此。

張繡 (白)先生有何妙策？

賈詡 (白)主公不如暫且降曹，暗地練兵，再報此仇。

張繡 (白)先生，叫我降順曹賊，萬萬的不能。

張先  
雷緒  
（白）我等情願戰死沙場，不願投降。

賈誦  
（白）主公與二將不必如此，識時務者方爲俊傑。

張繡  
（白）咳！想俺張繡堂堂英雄，今日失志降曹，好不慚愧人也，張雷二將。

張先  
雷緒  
（白）在！

張繡  
（白）料理軍務去罷！

張先  
雷緒  
（白）遵命。

（張先、雷緒、下）

張繡  
（白）先生隨我降曹去者。

賈誦  
（白）且慢，主公必須換了便服，帶了宛城信印，前去投降。

張繡  
（白）正是，縱然淘盡湘江水。

賈誦  
（白）難洗今朝滿面羞。

## 第九場

（鄧氏上）

鄒氏 (唱西皮慢板) 艷陽天日正長，心情不定，病懨懨梳粧短少精神。素羅偉嘆寂寞腰圍瘦損，辜負了好年華空誤我身，(白) 奴家鄒氏，先夫張濟，官拜驍騎將軍，不幸陣亡，如今三載，膝下無子，只有姪兒張繡，得以相靠，雖然豐衣足食終難稱心如意，今見春光明媚，鳥語花香，正所謂良辰美景，哎呀天哪！好不撩亂人意也！(唱西皮原板) 可憐我伴孤燈長夜獨寢，又遇着兵荒亂朝夕心驚，但願得破曹兵地方安靜。

(春梅暗上)

鄒氏 (接唱) 一家人無憂慮共享太平。

春梅 (白) 夫人用茶。

鄒氏 (飲介)(白) 打盃。

春梅 (白) 看看夫人沉思不語，意懶心灰，莫非有什麼心事不成？

鄒氏 (白) 這個……

春梅 (白) 夫人不說，我春梅倒明白啦！

鄒氏 (白) 明白何來？

春梅 (白) 想老爺去世三載，夫人朝思暮想，幾乎成病，依我看來，您不如看書彈琴消消愁悶吧。

鄒氏 (白)春梅呀！(唱西皮搖板)看古書解不了心中煩悶，我那有閒心情去撫瑤琴。

(院子上)

院子 (念)忙將歸降事，報與夫人知。參見夫人。

鄒氏 (白)罷了。

院子 (白)啓稟夫人大事不好了！

鄒氏 (白)何事驚慌。

院子 (白)少老爺帶領全部人馬降曹去了。

鄒氏 (白)啊！降曹去了。

院子 (白)正是。

鄒氏 (白)院公過來。

院子 (白)在。

鄒氏 (白)命你二次前去打聽。若有急事速來回報。

院子 (白)遵命。

(院子下)

鄒氏 (白)哎呀且住！張繡呵！張繡！前日叫你不可與曹操對敵，不聽我言，故而有此大敗。

春梅 (白) 啊夫人，如今少老爺前去降曹，不知道成不成呀？

鄒氏 (白) 那曹操乃當世英雄，焉有不准之理。

春梅 (白) 夫人怎麼知道曹操是當世英雄？

鄒氏 (白) 呀！(唱西皮搖板) 小春梅問得我口閉舌梗，她怎知我心中另有隱情。

(春梅鄒氏同下)

## 第十場

(二旗牌上)

一旗牌 (白) 奉了丞相命。

二旗牌 (白) 把守在營門。

一旗牌 (白) 請了。

二旗牌 (白) 請了。

一旗牌 (白) 奉了丞相之命，把守營門，在此伺候便了。

(張繡賈詡上)

張繡 (白) 宛城遭困難抵敵。

賈詡 (白) 暫且降曹救燃眉。來此已是。

張繡 (白)先生向前。

賈詡 (白)是。門上那位在？

二旗牌 (同白)什麼人。

賈詡 (白)煩勞通稟。宛城張繡帶領參謀賈詡前來投降。

二旗牌 (白)可有我們的門包。

賈詡 (白)二位笑納！

二旗牌 (同白)候着。有請大將軍。

(夏侯惇上)

夏侯惇 (白)何事？

二旗牌 (白)宛城張繡帶領參謀賈詡前來投降。

夏侯惇 (白)候着。

二旗牌 (同白)是。

夏侯惇 (白)有請丞相。

曹操 (內白)何事？

夏侯惇 (白)今有宛城張繡帶領參謀賈詡前來投降。

曹操 (內白)吩咐弓上弦，刀出鞘，開門。

夏侯惇 (白)得令。下面聽者，丞相有令，弓上弦刀出鞘，開門。

(四龍套、于禁、許褚、典韋、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曹昂、曹安民、曹操上)

曹操 (白)夏侯惇聽令。

夏侯惇 (白)在。

曹操 (白)搜查張繡可有夾帶，叫他報門而進。

夏侯惇 (白)得令，張繡前來投降，可有夾帶。

張繡 (白)並無夾帶。

夏侯惇 (白)某家要搜。

張繡 (白)請搜。(搜介)

夏侯惇 (白)呔！張繡。丞相喚你，你要小心了！你與我打點了！報門而進。

張繡 (白)宛城張繡帶領參謀。

賈詡 (白)賈詡。

張繡 (同白)告進。(進介)

賈詡

張繡 (白)宛城張繡帶領參謀。



賈詡 (白) 賈詡。

張繡 (白) 投降來遲死罪呀死罪！(跪介)

曹操 (白) 手捧何物？

張繡 (白) 宛城印信地理圖。

曹操 (白) 呈上來。(牌子三槍)

(衆將下)

曹操 (白) 起來。一旁坐下。

(張繡、賈詡起坐介)

曹操 (白) 棄暗投明真乃賢士。老夫奏明聖上封你仍鎮宛城。

張繡 (白) 多謝丞相。請丞相查點倉庫錢糧，繡也好交代。

曹操 (白) 倉庫錢糧不必查點。你將守城兵將撤去，老夫撥兵代守。

張繡 (白) 閣城萬民均欲瞻丞相，敢請丞相進城。

曹操 (白) 命你打掃城池。老夫隨後就到。

張繡 (白) 遵命。正是！聞得曹操假仁義，今朝一見果不虛。

(張繡、賈詡下)

(衆將上)

曹 昂

(白)啓稟父相，張繡詭計多端，必須要隄防一二。

曹 操

(白)不妨事。夏侯惇于禁，帶領衆將看守大營。典韋，許褚，隨老夫子姪進城。外廂帶馬。

許 褚

(同白)得令，帶馬。

典 韋

(同下)

## 第十一場

(四龍套、四火牌、四校刀、張先、雷緒、張繡、上出城斜門)

(許褚、典韋、上搜城介)

許 褚

(同白)有請丞相。

典 韋

(四龍套、曹昂、曹安民、曹操上進城當場挖門)

張 繡

(白)參見丞相。

曹 操

(白)倉庫錢糧不差，但不知宛城有多少兵將？

張 繡

(白)馬軍三千，步軍三千，昨日陣前損傷一半，共還有三千人馬，火牌校刀不計

共數。

曹操 (白) 火牌校刀何人傳授？

張繡 (白) 乃先叔傳授。

曹操 (白) 老夫欲觀火牌校刀，將軍意下如何？

張繡 (白) 此地離教場不遠，請丞相賜閱。

曹操 (白) 外廂帶馬。

張繡 (白) 遵命。正是，忙將勇士技，獻與丞相觀。

(張繡下)

(上馬介，曹操原人一翻兩翻，曹操上高台)

張繡 (上白) 丞相，先演何陣？

曹操 (白) 先演校刀，後演火牌。

張繡 (白) 校刀手開操。

(四校刀、張先、上演陣下)

張繡 (白) 火牌手開操。

(四火牌、雷緒、上演陣下)

張繡 (白) 合操上來。

(四校刀、四火牌、上演陣下)

曹操 (笑介) 哈哈！火牌校刀好威風也。

許褚 (白) 丞相！末將不才願破校刀手。

典韋 (白) 末將不才願破火牌軍。

曹操 (白) 你二人不可輕視他們。

許褚 (白) 丞相休長他人志氣。

典韋 (白) 滅俺自己威風。

許褚 (同白) 俺若不勝，願當軍令。

張繡 (白) 啊！二位將軍，天生威武，何必與螻蟻比試。

許褚 (同白) 張繡俺一定要比試。

張繡 (白) 是！是！是！

曹操 (白) 如此不許傷他一卒，違令者斬。

許褚 (同白) 得令。

許褚  
（四校刀、四火牌、上與典韋、許褚、比試介、敗介、校刀火牌下）

典韋  
（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

張繡  
（白）二位將軍真乃虎將也。

曹操  
（白）張將軍。

張繡  
（白）丞相。

曹操  
（白）老夫意欲將火牌校刀撥與許褚、典韋、帳下聽用。日後也好攻戰呂布，將軍意下如何？

張繡  
（白）但憑丞相

曹操  
（白）天色已晚，就在館驛安宿，帶馬。

張繡  
（白）送丞相。

（四龍套、曹昂、曹安民、曹操下）

（許褚與張繡比粗介）

張繡  
（白）許將軍。

（許褚下）

（典韋與張繡比粗介）

張 繡 (白)典將軍。

(典韋下)

張 繡 (白)唉！

(張繡背手搖令旗下)

## 第十二場

(張雷二夫人丫環上)

張夫人  
雷夫人 (唱西皮搖板)來在府門下車蓋，見了夫人說根源。

丫 環 (白)門上那一位在？

春 梅 (上白)何人叩鑼？

丫 環 (白)張雷二夫人到。

春 梅 (白)候着，有請夫人。

鄒 氏 (上白)何事？

春 梅 (白)張雷二夫人到。

鄒 氏 (白)說我出迎。

春梅 (白)夫人出迎。

鄒氏 (白)二位夫人。

張夫人 (同白)夫人。

雷夫人

鄒氏 (白)請坐。

張夫人 (同白)有坐。

雷夫人

鄒氏 (白)春梅看茶，(春梅送茶介)二位夫人請。(飲介)打盃。(春梅收茶具介)不知二位夫人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張夫人 (同白)豈敢，我二人來得鹵莽，夫人海涵。

雷夫人 (白)豈敢，二位夫人到此何事？

鄒氏 (同白)聽說張將軍降曹去了，不知可有此事？

張夫人 (白)不錯，我姪兒降曹去了。

雷夫人 (同白)如此免了兵戈之禍。今當春光明媚之時，我二人約請夫人前去遊玩，不知

張夫人

雷夫人

夫人意下如何？

鄒氏 (白) 奴家相陪便了，春梅捧定瑤琴帶路花園去者。正是：將軍方卸甲，眷屬且賞花。

(張、雷、二夫人、鄒氏、春梅同下)

### 第十三場

(曹昂、曹安民、曹操同上)

曹操 (唱西皮搖板) 這幾日並未曾出兵對陣，獨坐在宛城內煩悶煞人。(白) 哎！想老夫這幾日在這城中，一不交鋒；二不打仗，好不煩悶人也。

曹安民 (白) 我說叔父，您要是悶得慌，咱們何不到大街上玩會去呢？

曹操 (白) 去得的？

曹安民 (白) 去得的！

曹昂 (白) 且慢！你我父子自到宛城，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倘若被張繡看見，豈不被他人恥笑。

曹操 (白) 如此去不得。

曹安民 (白) 去得！



曹昂（白）去不得！

曹安民（白）你是個書獃子，知道甚麼你！

曹操（白）子姪帶路。（唱西皮搖板）子姪們前帶路大街觀景，看一見風俗散悶開心。

曹昂（白）去不得，唉！

（同下）

## 第十四場

（鄒氏、春梅、張夫人、雷夫人、丫環同上）

鄒氏（唱西皮搖板）過街樓上閒散悶，一曲搖琴仔細聽。

（曹操、曹昂、曹安民同上）

曹操（唱西皮搖板）這時候正是那三春風景，觀不盡一處處柳暗花明，來在這小巷舉目觀定。（看介笑介）哈哈！（接唱）樓台上站定了美貌佳人。見佳人把我的心旌引動，好一似天仙女降下凡塵。

曹昂（白）爹爹回去罷！

曹安民（白）看一會兒不要緊。

曹操（白）好！子姪帶路。（接唱）叫子姪速與我同尋歸徑，回營去再差人細問其情。

(曹操、曹昂、曹安民同下)

鄒氏 (唱西皮搖板) 觀此人真個是英雄貌品。

張夫人

(同白) 我二人要告辭了。

雷夫人

鄒氏 (白) 恕不遠送了。

(張夫人、雷夫人同下)

鄒氏 (白) 呀！(接唱) 不由我情脈脈引動芳心。

(鄒氏、春梅同下)

## 第十五場

(曹昂、曹安民、曹操上)

曹操 (唱西皮搖板) 適才問那女子十分美俊，能與他配鸞鳳方稱我心。(白) 張將軍送來酒宴大家同飲。咳！

曹安民 (白) 叔父您爲何咳聲歎氣？

曹操 (白) 寡酒難飲。

曹安民 (白) 我說叔父您那是寡酒難飲哪！八成您有什麼心事吧！

曹 操 (白)心事却有，只怕你們猜不着！

曹安民 (白)我一猜就猜着，剛才咱們在大街遊玩，多半您是瞧上那位撫琴的堂客啦吧？

曹 操 (白)心事却被你猜着。不能成功也是枉然！

曹安民 (白)我辦得來！

曹 操 (白)怎麼你辦得來？

曹安民 (白)辦得來。

曹 操 (白)如此命你帶領五十名兵丁，前去提親不得有誤。

曹 昂 (白)且慢，想這傷天害理之事，豈是你我父子所爲，使不得。

曹 操 (白)不必多言。

曹安民 (白)你那呆着吧！

曹 昂 (白)使不得。

曹 操 (白)姪男辦來了無有？

曹安民 (白)別忙，我還沒去呢。

曹 操 (白)快去。

(曹操下)

曹安民 (白)兵丁們走上。

(四上手上)

曹安民 (白) 走走走，跟我挨罵去。

(四上手曹安民下)

## 第十六場

(鄒氏、春梅、院子上)

鄒氏 (唱西皮搖板) 眼前觸景皆愁悶，莫道無情却有情。

(四上手，曹安民上)

曹安民 (白) 到啦！你們打進去，兩廂搜來。(搜介) 不錯是她，沒別的話說，上車上車。

(四上手、鄒氏、春梅下)

院子 (白) 你們是那裏來兵丁，將我家太夫人搶往那裏去了。

曹安民 (白) 你撒手不撒手？

院子 (白) 不撒手。

曹安民 (白) 你給我滾開吧！(推介) 好不識抬舉。

(曹安民下)

院子 (白) 且住！適才來了一伙兵丁，將太夫人與使女春梅搶去，我不免報與少老爺知

道便了。

(院子下)

## 第十七場

(曹操上)

曹操 (唱西皮搖板) 英雄好色本平常，曾見虞姬侍霸王。

(曹安民、鄒氏、春梅上)

曹安民 (白) 走走走。(進介) 叔父我辦來啦。

曹操 (白) 你辦來了，叫他們進來。

曹安民 (白) 進來進來！

曹操 (白) 啊！美人！(笑介) 哈……(向安民介) 你且下去。明日有賞。

曹安民 (白) 我謝謝您。

(曹安民下)

曹操 (白) 請坐。

鄒氏 (白) 有坐。

曹操 (白) 美人，但不知你是誰家的寶眷？

鄒氏 (白)我乃張濟之妻，張繡之嫡母，奴家鄒氏。

曹操 (背了介白)唔呼呀！我道是誰，原來是張濟之妻，張繡之嫡母，哎呀錯了。哎呀！我給他個將錯就錯。(對鄒氏介)原來是誥命夫人，老夫失敬了。張繡獻城，若不是看在夫人面上早已滅族矣。

鄒氏 (白)多謝丞相。久聞丞相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啊！

曹操 (白)誇獎了。(笑介)呼哈……身後何人？

鄒氏 (白)使女春梅。

曹操 (白)何不見過老夫。

鄒氏 (白)春梅見過丞相。

春梅 (白)我不去。

鄒氏 (白)曖！見過丞相。

春梅 (白)參見丞相。

曹操 (白)罷了。

春梅 (學曹聲口介)(白)罷了。

曹操 (白)淘氣的丫頭。

春梅 (白)淘氣的丫頭。夫人咱們該走啦！

鄒氏 (白)天已不早我們要回去了!

曹操 (白)天色已晚就在老夫營中住下。

鄒氏 (白)我們隨身衣服未曾帶來，我們要回去了。

曹操 (白)明日差人去取未爲之晚。

春梅 (白)我們要走啦!

曹操 (白)不必多說，掌燈伺候。(圓場)淘氣的丫頭!出去。

春梅 (白)出去。

曹操 (白)叫你出去。

春梅 (白)叫你出去。

曹操 (白)過來有話對你講。滾了出去!

(曹操鄒氏入帳下)

春梅 (白)哎呀!這麼三更半夜叫我上那兒去呀!

(曹安民上)

曹安民 (撞介)(白)你是誰呀?

春梅 (白)我是春梅，你是誰?

曹安民 (白)我是煙煤，跟我走。

春梅 (白) 我不去。

曹安民 (白) 丞相有令，違令者斬。

(春梅、曹安民下)

## 第十八場

(張繡上)

張繡 (念) 俯首事人豈是計，暫保宛城待來時。

(院子上)

院子 (白) 啓稟少老爺大事不好了！

張繡 (白) 啊！何事驚慌？

院子 (白) 昨晚有一伙兵丁將太夫人並使女春梅，搶了去了。

張繡 (白) 啊！但不知是何處的兵丁？

院子 (白) 不知是何處的兵丁。

張繡 (白) 咳！你好糊塗，再去打探。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下)



張繡 (白) 哎呀且住！適才家院報道昨晚來了一伙兵丁，將我嬌娘與春梅搶去，我想城內之兵，俱是曹操所管，此事定是曹兵所爲，我不免去至館驛打探一番，左右帶馬。

(四上手帶馬介) (唱西皮搖板) 聽報道不由人怒氣上升，膽大的衆兵丁擅敢胡行，叫人來帶坐騎前把路引，此一番到曹營見機而行。(下馬介) 外廂伺候。

(四上手下)

(二門官上)

二門官 (白) 張將軍到此何事？

張繡 (白) 煩勞通稟，張繡求見丞相。

門官 (白) 丞相尙未起床。

張繡 (白) 噯！天已過午丞相尙未起床。

門官 (白) 正是。

張繡 (白) 煩勞通稟，張繡有機密大事，一定要見。

門官 (白) 候着，有請丞相。

曹操 (內白) 哽哼！

(鄒氏、曹操同上)

曹操 (白)何事？

門官 (白)張繡要見。

曹操 (白)瞧！

(鄒氏下)

曹操 (白)叫他進來。

門官 (白)是！張將軍丞相喚你，小心了。

(二門官下)

張繡 (白)有勞了！丞相在那裏，丞相在……

曹操 (白)啞哼！

張繡 (白)噉啊！丞相在上，繡大禮參拜。

曹操 (白)一旁坐下。

張繡 (白)謝坐，丞相連日勞倦，睡也安否？

曹操 (白)睡的好哇哈哈！張將軍。

張繡 (白)丞相。

曹操 (白)老夫與令叔交好甚厚，今後要與叔姪相稱。

張繡 (白)這個……

曹操 (白)料無推辭的了。

張繡 (白)丞相抬愛，繡願執子姪之禮。

曹操 (白)看茶伺候。

張繡 (白)不渴不用。

(春梅上擲茶盤下張鷟介)

曹操 (白)啊！姪兒！姪兒姪兒！

張繡 (白)啊！丞……

曹操 (白)噯！要叫叔父。

張繡 (白)噯！噯！叔父。

曹操 (白)待老夫打本進京奏明聖上，還要另加封賞。

張繡 (白)多謝……丞相。繡告便。

曹操 (白)請便。

張繡 (背了介白)且住，果然春梅前來獻茶，此事定是曹操所爲，曹操哇！曹操哇！我不殺你……

曹操 (白)啊姪兒。

張繡 (白)噯！噯！叔父。

曹操 (白) 姪兒爲何背地沉吟？

張繡 (白) 姪兒不敢。

曹操 (白) 天色已晚，回營理事去罷。

張繡 (白) 遵命。正是：休將聲色漏，回營定計謀。

(張繡下)

(鄒氏上)

鄒氏 (白) 丞相，方才我姪兒張繡到此何事？

曹操 (白) 前來問候老夫。

鄒氏 (白) 想我姪兒行事，意狠心毒，不如將他殺了，以除後患。

曹操 (白) 噯！適才老夫用言語打動於他，今後與他叔姪相稱，他並無慍色，老夫不忍加害。

鄒氏 (白) 雖然如此，丞相要隄防他暗算才好。

曹操 (白) 你我去至典韋營中，料然無事。

鄒氏 (白) 如此甚好。

曹操 (白) 着衣更換。

(車夫上)

(曹操、鄒氏上車同下)

## 第十九場

(張繡上)

張繡 (白)可惱！(唱西皮搖板)適才間到營中面見曹操，用言語打動我欺壓英豪，前也思後又想無有計較。

(賈詡、胡車、張先、雷緒同上)

張繡 (接唱)見參謀與衆將定計殺曹。(白)可惱哇可惱！

賈詡 (白)主公爲何着惱？

張繡 (白)昨晚來了一伙兵丁，將我嬌娘與使女春梅搶去。

賈詡 (白)可像我軍打扮？

張繡 (白)不像我軍打扮。

賈詡 (白)這就該去至曹營打探。

張繡 (白)是我前去打探，那曹操用言語打動於我，要與我叔姪相稱，竟命春梅前來獻茶，我想此事定是曹操所爲，那曹操他……欺我忒甚。

賈詡 (白)請問主公，此仇報與不報？

張繡 (白) 哎呀！先生哪，此仇焉有不報之理。

賈詡 (白) 主公若報此仇，某有一計獻上。

張繡 (白) 有何妙計？

賈詡 (白) 主公備酒二席，一席送至曹營；一席請典韋過營飲宴；再命將士扮做馬夫模樣，在營外押馬。想為大將者必有愛馬之意，主公將馬與馬夫送與典韋，用酒將他勸醉，夜晚盜他雙戟，盔鎧，盔鎧到手，將鬻築吹起，那時主公統領人馬殺入曹營，那怕曹操不滅。但是一件。

(旗牌暗上)

張繡 (白) 那一件？

賈詡 (白) 無人能盜雙戟盔鎧，也是枉然。

張繡 (白) 這個。

胡車 (白) 主公俺胡車不才，願扮馬夫模樣，去到典韋營中，盜他戟鎧。

張繡 (白) 將軍有此膽量？

胡車 (白) 有此膽量。

張繡 (白) 請上受我一拜。

胡車 (白) 末將也有一拜。(同拜介)

張 繡 (白)先生吩咐他們。

賈 誦 (白)旗牌過來。

旗 牌 (白)在。

賈 誦 (白)拿主公名帖，備酒一席，送至曹營，再拿一帖，請典韋過營飲宴。

旗 牌 (白)遵命。

(旗牌下)

賈 誦 (白)胡將軍聽令。

胡 車 (白)在。

賈 誦 (白)命你扮做馬夫模樣，附耳上來。(耳語介)

胡 車 (白)遵命。

(胡車下)

賈 誦 (白)張雷二將

(同白)在。

(白)埋伏兩廊，看我眼色行事，不得有誤。

(同白)遵命。

雷 緒

(張先雷緒下)

(旗牌上)

旗牌 (白)典將軍到。

張繡

(同白)有請。

賈詡

(典韋上)

典韋 (白)張將軍。

張繡 (白)啊！典將軍，不知典將軍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典韋 (白)豈敢，某家來得鹵莽，張將軍海涵。

張繡 (白)豈敢。

典韋 (白)相邀某家爲了何事？

張繡 (白)特備水酒，與典將軍痛飲。

典韋 (白)到此就要叨擾。

張繡 (白)酒宴擺下，典將軍請。

典韋 (白)張將軍請。(胡車過場下)外面何人喧嘩？

張繡 (白)乃是馬夫押馬。



典韋（白）招他回來。

張繡（白）馬夫回來。

（胡車上）

典韋（白）此馬高大，足下未必能快。

張繡（白）此馬倒有千里脚程。

典韋（白）噫！有千里脚程。

張繡（白）有千里脚程。

典韋（白）如此某家借騎一程。

張繡（白）請來乘騎。

典韋（白）馬童。

胡車（白）有。

典韋（白）帶馬。

胡車（白）啊！

（胡車、典韋、上邊馬下）

張繡（白）看典韋騎在馬上，人高馬大，真乃虎將也。

賈詡（白）有勇無謀，何足道哉。

(胡車、典韋上)

典韋 (白)好馬呀好馬！

張繡 (白)將軍連誇數聲好馬，敢莫有愛馬之意？

典韋 (白)好馬人人皆愛。

張繡 (白)就將此馬送與典將軍。

典韋 (白)送與某家了，(笑介)哈哈！如此多謝張將軍。

張繡 (白)豈敢。

賈詡 (白)啊！將軍，此馬生來劣性，就連馬童也送與將軍。

典韋 (白)連馬童也送與某家，多謝先生，告辭。

張繡 (白)且慢！大將得遇良驥，此乃一喜，你我還要暢飲一回。

典韋 (白)你我還要暢飲一回。好！馬童。

胡車 (白)有。

典韋 (白)將馬不要卸去鞍轡，少時某家還要乘騎。看酒來。

張繡 (白)酒宴擺下。典將軍請！

典韋 (白)請。

張繡 (白)啊！將軍每日飲酒多大海量？

典韋 (白)某家素日飲酒，一醉方休

張繡 (白)真乃海量！來，看大杯伺候。

典韋 (白)好！換大杯大罈。請！

張繡 (白)待繡把敬三杯。

典韋 (白)擾你三杯。

賈詡 (白)賈詡也要把敬三杯。

典韋 (白)也擾你三杯。

張繡 (白)典將軍再飲幾杯。

典韋 (白)酒已夠了。我要回營去了。帶馬。

張繡 (白)將軍酒已足量，騎不得了。來！看車輛伺候。

典韋 (白)換車輛伺候。

(胡車扮車夫上)

張繡 (白)扶將軍上車。

(張先、雷緒上，扶典韋上車，張先、雷緒、作欲擒典韋介)

典韋 (白)不用，不用，下去！

(張先、雷緒下)

典韋 (白)請!

張繡 (白)且住，看典韋酒醉，大功必成。正是：滿江撒下青絲網。

賈詡 (白)那怕魚兒不上鉤。(笑介)哈哈!

(張繡、賈詡下)

## 第二十場

(四上手、典韋、胡車上)

典韋 (白)看衣更換。(入帳介)

(四上手、胡車下)

(起更)

(胡車上)

胡車 (走邊念)先生計策高妙，主帥要殺曹操，喬裝改扮逞英豪，要把雙戟來盜。(白)俺胡車。奉了主帥之命，去到典韋營中，盜他的雙戟，就此走走也。(進營介)

典韋 (白)馬童!

胡車 (白)有。

典韋 (白)看茶來。

胡車 (白)啊！茶到。

典韋 (白)馬童。

胡車 (白)有。

典韋 (白)打盃。

胡車 (白)啊！且住，看典韋酒醉，待俺動起手來。(盜戟鎧出營介)且住：雙戟鎧甲到手，待俺將鬪築吹起。

(張繡率衆將太極圖過場下)

典韋 (白)哎呀！雙戟不見我命休矣。

(四火牌、四削刀、張繡、上起打)

張繡 (白)看箭。

(典韋中箭下，四火牌、四削刀、張繡追下)

## 第二十一場

(典韋上跑箭張繡追上扎典韋死，張繡下)

## 第二十二場

(曹操，暗上入帳介)

(曹昂上)

曹昂 (白)丞相醒來。

曹操 (白)何事？

曹昂 (白)馬棚失火。

曹操 (白)吩咐衆軍前去救火。

(曹昂下，又上)

曹昂 (白)丞相醒來。

曹操 (白)又做什麼？

曹昂 (白)三軍鼓譟。

曹操 (白)你去安排他們。

(曹昂下)

曹操 (白)這事也來通報。

鄒氏 (內白)丞相你來呀！

曹操 (白)來了！來了！

(曹昂上)

曹昂 (白)張繡殺來了。

曹操 (白) 典韋出馬。

曹昂 (白) 典韋帶箭而亡。

曹操 (白) 哎呀！

(曹昂、曹操、鄒氏拉下。)

### 第二十三場

(四火牌、四校刀、張繡上)

(白) 空營一座！

張繡 (白) 追！(同下)

### 第二十四場

(曹操、鄒氏、春梅、曹昂、曹安民拉上)

(四火牌、四校刀、張繡、上，刺安民，死介，追下)

### 第二十五場

(六將、許緒、遇上下)

修訂平劇選 第六集 戰宛城

## 第二十六場

(曹昂、曹操、鄒氏、春梅、上坐地介)

曹昂 (白)爲何發笑？

曹操 (白)我笑那張繡不會用兵，此處埋伏一軍，吾命休矣。

(六將、許褚上)

許褚 (白)丞相醒來。

曹操 (白)你們都來了。

許褚 (白)來了！營中失火，特來保護丞相。

曹操 (白)好！再添一騎馬來。

許褚 (白)這是何人？

曹操 (白)張濟之妻張繡之嫡母。

許褚 (白)營中不帶家眷。

曹操 (白)他待我有好處，帶了回去，重重有賞。

許褚 (白)曖！營中不要婦人。

曹操 (白)好好帶馬。(上馬介)



(鄒氏、拉曹操、介)

鄒氏 (白)曹操啊！曹操。我們在家過的好好的。你把我们搶來。如今張繡要殺我們你不管啦！曹操啊！我把你這老不死的東西。

曹操 (白)那張繡他殺來了。

(六將、許褚、曹操下)

(四火牌、四校刀、張繡上刺死春梅、曹昂介)

鄒氏 (白)張繡你殺昏了麼！

張繡 (白)住口！你敗壞我家門風，我豈肯饒你！

衆 (白)殺！

(唱「蠻牌令」張繡刺鄒氏，鄒氏捨髮劬斗死介)

張繡 (白)衆將官，追。

(同下)

## 第二十七場

(六將、許褚上)

(四火牌、四校刀、張繡上)

(起打、六將、許褚敗下)

四火牌

(同白)那賊大敗！

四校刀

張 繡

(白)回營去者！(三笑)哈哈！哈哈！哈哈！

(四火牌、四校刀、張繡下)

【註釋】

(註一)宛城 在湖北荊門縣南六十里。

(註二)夏侯惇 號元讓，譙人。曹操時爲裨將，累功拜爲前將軍。文帝時爲大將軍。卒諡忠。

(註三)于禁 號文則，鉅平人。事曹操，拜軍司馬，封益壽亭侯，遷左將軍，假節鉞，後降蜀，卒諡厲。

(註四)許褚 號仲康，譙人。事曹操，拜都尉，遷武衛中郎將，明帝時，封牟平侯，卒諡壯。

(註五)典韋 已吾人，初屬夏侯惇，拜司馬。歸曹操，拜都尉，遷校尉。張繡襲擊曹營，韋戰於中門，傷重死。

(註六)曹洪 號子廉，曹操從弟。累以戰功封樂城侯，拜驃騎將軍，卒諡恭。

(註七)曹仁 號子孝，曹操從弟。屢次有功，拜廣陽太守。文帝即位，遷大司馬，封陳侯，卒諡忠。

(註八)李典 號曼成，鉅野人。李乾侄。事曹操，因功遷破虜將軍，封都亭侯，卒諡愍。

(註九)樂進 號文謙，衛國人。事曹操，因功封廣昌亭侯，遷右將軍，卒諡威。

(註十)曹昂 號文修，曹操子。弱冠舉孝廉，隨操南征，爲張繡所殺，追封諡曰愍王。

(註十一)曹安民 曹操姪。在宛城被張繡所殺。事見魏志武帝本紀。

(註十二)曹操 號孟德，小名阿瞞，譙人。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儀郎。光和末，黃

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初平中，袁紹表操爲東郡太守，建安中，操至洛陽，漢獻帝假操節鉞，錄尚書事。後迎帝遷都許昌，破袁紹袁術，自爲大將軍，領冀州牧，進位丞相，加九錫，封魏王。卒諡武。魏文帝立，追尊爲武皇帝，廟號太祖。

(註十三) 許都 許都，即今許昌縣。建安元年，自洛陽遷都於此。

(註十四) 譙郡 三國魏時析沛郡置。在今安徽亳縣。

(註十五) 孝廉 從漢武帝起，令郡國每年各舉孝廉一人。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以爲定制。明清之時，稱舉人爲『孝廉』，乃世俗以古名尊稱舉人者。

(註十六) 李傕 號稚然，北地人。官校尉。事董卓，卓死，僱與郭汜合圍長安，放火搶掠，因與汜相疑，戰於長安。僱押獻帝於營，因張濟和解，帝乃得出。建安初，爲曹操誅。

(註十七) 郭汜 一名多，張掖人。爲董卓校尉。卓死，與李傕合圍長安，殺王允，葬卓於郿，自爲後將軍，美陽侯，後被楊奉擊破，死於郿。

(註十八) 清水 俗稱白河。源出河南嵩縣西南攻隴山，東南流經南陽，至湖北襄陽縣，合唐河入漢。

(註十九) 賈詡 號文和。姑臧人，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張繡在南陽，詡往說降曹操。操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魏文帝時爲太尉，卒諡肅。

(註二十) 雷緒 在三國志中，凡兩見；惟與張繡無關：一蜀先主本紀：『虜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二魏夏侯淵傳：『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虜江叛者雷緒。』

(註二十一) 張先 正史無可考。

(註二十二) 張繡 租厝人，仕魏，封宣威侯，遷破羌將軍，卒諡定。

(註二十三) 胡車兒 見魏志張繡傳小注：『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

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並未載盜典韋錢鏝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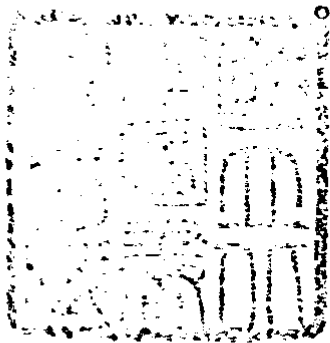
### 三 修改經過

修改此劇，力求文辭之通順，穿插之緊密。原辭改動者不多，祇一句或一二字之改易耳。惟第七場原辭爲（曹操五將四龍套上）夏侯惇許褚于禁上白張繡來得厲害。曹操白典韋出馬（衆下留典韋會陣，起打張繡敗下）今改曹操傳令爲暗場，典韋緊急風站門，三將報信，當場會陣，起打，因此實較原辭緊張。然此劇除辭句外，最要者實爲武場與表情，其中有數端，爲近演此劇之流弊，希導演此劇者，力加刪改，茲舉例於下。

起打處原擬增錄武場術語，奈有多處頭緒凌亂，實無適當名辭標記，姑暫概括記之：如典韋之破火牌削刀等，十餘人衝突台上，如排演不熟，則東突西奔，雖典韋賣盡氣力，亦難取好，凡此情形望從精，從簡爲之。

餘如十一場鄒氏之思春。十六場曹操鄒氏之調情。十九場春梅之摸黑等。此幾端涉於淫蕩；演時動作應矯正之。

此劇修訂參攷，戲考，民衆戲曲讀本，名家唱片，及個人憶及之台辭。



訂編館譯編立國

選劇平訂修

集二十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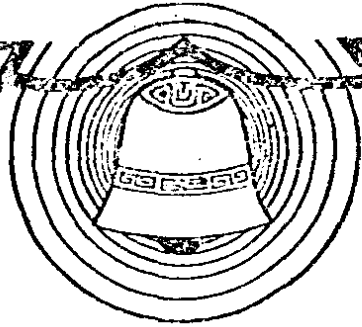
第五集	第四集	第三集	第二集	第一集
定探	走殊	桑一	捉岳	打打
軍寒	雪痕	園捧	放家	嚴漁
山窰	山記	寄雪	曹莊	嵩家
玉御	寧打	林南	寶奇	刺三
堂碑	武鼓	冲陽	蓮雙	娘教
春亭	關曹	夜奔	燈會	子

(行印續陸集各下以)

行印局書中正

卅六年七月廿八日

呈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修訂平劇選

(全十二冊)

第六集 定價國幣二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出版者	修訂者
正中書局	正中書局	吳秉常	國立編譯館	李效伯 吳伯柏 林伯柏
				廠威年

校整：瀚新

(2124)

平·滬

2/1--0.05

#82  
404007  
-4

2

404007

